

金寶恩的經歷

上海廣學會出版

金寶恩的經歷

戴存義夫人著

吳久舒女士譯

(一九三六年)

二二五面

三角

本書是金寶恩女士的傳記，從她青年時期起到她死在中國止，將她一生的事蹟，都很忠實的敘述出來。金女士其所以能在中國這樣的危險的時候而能有這樣的好成績，就是因為她忘記了她是一外國人，根據聖經，用自己的經驗，注意人們的習慣和態度來和人談道及宣傳福音。本書不僅使讀者紀念金女士的偉大人格，亦是使讀者從她多得許多寶貴的經驗。

Margaret King's Vision, by Mrs. Howard Taylor, trans. by Mary Woo, (1936) 225 pp. .30

A biography of Margaret King, giving a faithful account of her aims, ideals, enterprises and achievements.

The secret of her success lay in her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attitude, outlook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her ability to identify herself with them, and in her close adherence to the Bible in her preaching and teaching.

A book which will keep alive the memory of this great personality and will also give valuable inspiration and instruction to those who read it.

戴存義夫人編
吳久舒女士譯

金寶恩的經歷

上海廣學會出版



恩 寶 金

金寶恩的經歷

目錄

序	一
序言	一
第一章 青年時期	一
第二章 離坎來華	一六
第三章 初期的工作	三一
第四章 光明與黑暗	四九
第五章 改革與復興	六六
第六章 青年運動	八四
第七章 專心宣傳福音	一〇〇

目 錄

二

第八章	中國朋友	一一六
第九章	天家	一三三
第十章	榮耀得勝日	一五六
第十一章	積極運動	一六八
第十二章	雜集	一七九
第十三章	永別的聖誕節	一九五
第十四章	附錄	二一〇——二二五

序

金寶恩女士爲中國傳道團體中一位特出人物，她在一八九六年始行來華，於一九三一年去世，今得有專書紀念其事蹟，敘其一生行誼，頗屬得體。她早年生長於坎拿大，其家亦殷實而文明，她隨後卽遠離祖國，作一自養的傳道者，入中國內地會，赴揚州服務；但是她的感化勢力，比在她自己的教會而又擴大。不僅在全中國，遠遠近近，內地會如許信徒深受感化。對於其他各教會信徒，和傳道者，也同樣受感化。

本書原著，首先在一九三三年，由戴存義夫人，以英文著成，戴夫人亦服務中國內地會，對於編史作傳，富有特殊天才。該書卽名爲金寶恩的經歷，其中她以動人的筆法，描摹金女士一生中的感化力，和她可

敬愛的地方，並她獻身服務的熱誠。後來這本書，到了吳久舒女士的手中，她是在監理公會中一位青年傳道者，在許多會議中，和其他的機遇上，與金女士也有相當的接觸。吳女士很熱心地讀完了這書，接着她就想，這也應該有中文本刊行。但是由誰去編譯呢？第二箇念頭又來了，『爲什麼不由你自己去作呢？』於是，吳女士便答應了，因爲在她，與其是想，不如去做。可是除了暑假以外，她再也不能安排出一些空閒的時候，而在這暑期中，她已經答應了到鄉間（即烏鎮）的主日學校，教授半日的書，同時又須兼顧傳道的工作。因此，她一面在學校中教書，一面兼顧傳道事務，同時再抽暇譯成此書，這一切都是在炎夏盛暑中告成的。吳女士脫稿以後，復囑余爲之校閱一過，並請爲之序，我以爲這是我的權利把這書向金女士作友好的介紹。即使和金女士絕不相識的人

，對於她可敬仰的一生事蹟，又從這一部忠實的紀錄上，得着始末，自不免爲之感嘆而有所借鏡。

我覺得這是我的一種慶幸，我是被稱作金寶恩女士的朋友，我更覺得非常佩服，因爲現在這本書的譯本，居然由我的朋友譯成了。在我看來，以爲這樣的工作，一想到我的好友金女士，不但在自己教會，對於中國青年女子，有大感力。又想到我的同道，而兼同工的吳女士。她把金女士的經歷，譯成中文。不誠能代表金女士，對於全中國其他各會的青年女子，一同有這莫大希望嗎？因爲這兩個緣故，所以我深喜作這小引。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明美麗序於浙江烏鎮。

序言

予本與金寶恩女士相識，曾有一次的會談，頗得其靈心的幫助，今閱戴存義太太的著作，內中述及金女士靈心和工作的光景，誠懇動人，深覺頗能輔助中國基督徒靈程上的長進；遂不自量力，有意譯成漢文，後又得金女士之令弟夫人金太太守貞之囑，余就在主前，多多祈禱，覺得這是神的旨意，若使這本書能普及於中國基督徒的眼中，對於中國教會前途，不是大有幫助麼？今已得戴存義太太之許可，於今年暑期內，蒙上帝之助力，和諸位朋友的祈禱，本書遂得譯成漢文。惟予淺學，恐有不盡善地方，尙望諸君隨時賜以指教，並願神多多賜恩於看本書的人們阿！

一九三五年九月吳久舒序於上海



（太太尤）母祖外的她和恩寶金

金寶恩的經歷

第一章 青年時期

在蒙特利奧城，有一位青年女子，和她的外祖母同居，她們彼此有篤厚的感情，那位青年女子就是金寶恩（Margaret King）。當她八歲時，尤太太（Mrs. Yatie）的兒子們，均已成婚；金寶恩的母親，是尤太太的獨生女兒，那時尤太太雖年老，但因她得與外孫女爲伴，而感覺有樂趣的生活，她喜歡遊歷并教導她的外孫女讀書；且研究各國的政務和時事；他們一同閱讀討論，且常常到歐洲去訪問親戚朋友。

尤太太是一個蘇格蘭的本地人，她幼年是在克來德的赫勒司柏，她母親有一個親戚也住在那裏；她們的住宅，適對伯斯城和伯斯的山，



她常常到那親戚家去觀賞那美好的風景。後來她是與格拉哥斯的一位商人尤威廉（William Polloch Yule）結婚，他們就住在那繁華的城內。後因子女之故，遷居於坎拿大。他們的兒子們，在那裏都爲巨商。他們的獨生女兒，在那裏就與本國人金雅各（James King）結婚，他本來是住在靠近特威得的刻爾索。

金家較尤家早遷居於坎拿大，他們乘坐帆船，經過六個星期航海的辛苦，方到此地。他們母親的祖父，是哲維倭特山下的一個牧羊人，有優越的基督徒的品格。金家衆子亦有這種性態，雅各乃衆子中最小的，他有他母親（Mary Acott）的溫柔性格，他有非常的友誼和愛心，他有一個守寡的姊姊在安鐵利阿有一所麵粉廠，他去替她管理並經營商務，且擴充營業，將五穀與乾草運輸至大湖售賣，他快樂與尤太太之女（Chris）

(Mrs. Yale) 結婚，他有二男四女，寶恩是最長的。

在一個時候，有幾個月金寶恩有特別的計畫，她就自己另立一個臨時的家庭。她有她父親那樣仁愛的天性，她是十分快樂，富有滑稽的思想。她的兄弟妹妹都非常愛她。他們中間有一人說：「我可以寫一篇文章，講到我們幼年時候，如何被她感化，我們真是愛她並尊敬她。」

她是像他們的列祖一樣，有領袖的才能；並且在一切事上，又得外祖母嚴格的指導，因此她天然成了一個領袖了。有一時期，她進入蒙特利奧樓太太 (Mrs. Lay) 的學校讀書，她畢業時得了金質獎章。她每日早餐以前，與外祖母同讀她的功課，專心勤學，那學校是一個私立的高中學校，他們的校規，非常嚴肅。校長是著名嚴於訓練的。學生都服從他。但無論如何，寶恩總是得了第一名的獎賞。她得了以後，毫無傲態；

她對同學說：「我願你得着的比我更好。」

金府在悠長的假期中，家庭中很多樂趣，且有學校的規律。他們是住在薩納阿，但他們歡喜遷居鄉間。金先生在休輪湖買了一座房子，離湖邊有里餘的路程。那時兒女們都很年幼，他們很快樂自由的遷居那安靜的湖邊。他們都進了那舒暢的小屋，并邀他們的朋友同住。男孩子們以屋頂樓房爲他們的遊戲室，那裏儲藏着各種的零物和捕魚的器具。他們在那裏可以隨心行事。女孩子們都幫助她們勞苦的母親作事；有時或赴湖邊讀書作工。

她的外祖母，在夏季一部份的時候，每往他處度夏。但寶恩必定住在那裏，幫助她的母親，直至開學。他們的母親每星期必烘一桶麥粉作餅，給她的子女們，使他們快樂。在附近麥克慈地方，有九位男女兒童

，常來與他們爲伴，加增他們樂趣的動作。但是他們的母親真是賢母，無論他們如何擾亂，她仍是安靜如常。金先生每天走十五里路到薩納阿去，禮拜天全家於清早到那城參加早禮拜。到了寶恩十八歲的誕生日，她就在那禮拜堂進教，她就在長老中間與她的父親同領第一次的聖餐。

這位青年女子，既受了高等的教育和訓練，尤太太要她的外孫女遊歷，因此就離開蒙特利奧，一同赴國外遊歷一年。她們的遊歷，不限日期，也沒有一定的秩序；照她們的興趣而定其行程。她們到了巴黎、日內瓦、和羅馬、去研究美術、音樂、等學科。她們在羅馬居住最久。在那裏得了一位同伴，是一位英國女子，她與她們同住在一座宿舍內，她凡事與她們表同情，她們彼此多談着關於宗教問題的書籍，漸漸的知道這位新朋友，是一位天主教徒。有一天，寶恩見她穿的服

裝，就生了一種懷疑的心，就忽然開口問她說：「你是不是童貞姑娘呢？」她不答；末後將真情說出來，她是從一個修道院出來的，她已決定要更改寶恩的宗教信仰。她的工作，就是要得英美的青年女子加入天主教。她抱怨的說：「我不能改變你的信仰，因你太屬蘇格蘭的長老會派。」

那日在宿舍內，就不見她的影兒了。

寶恩有許多和他年齡相仿的朋友在本鄉，她全家都在挨司肯禮拜堂做禮拜，她的叔父們都在那裏作事，帶領她與那裏的人民交往。尤太太樂意寶恩有交友的本能。她回國後對於宗教的信仰，仍是真實，樂意研究且愛作主日學的工作。

戴得生先生 (Mr. Hudson Taylor) 得着福先生 (Mr. Henry W. Frost) 和

摩迪先生 (Mr. D. L. Moody) 邀請他去北美的信，戴先生是一生經歷奮進生活的人，當一八八七上帝聽了他的禱告，有一百位新宣教士加入內地會爲主作工，完全倚靠信心的生活。戴先生被基督的愛激勵了他的懇求，就是將他的生命完全順服主，在國內國外爲他作工。那時在英國和蘇格蘭的大學內的人，見他們如此依靠信心，爲主作工，特別受了感化。他們是依靠信心度日的教會，上帝是祝福了他們。許多基督徒的心，都深深的受了感動。摩迪先生要在北方，舉行一個範圍較大的夏令會，以聽取這良好的信息。在耐亞嘎拉湖有領袖的靈修會，也是有這同樣的請求。因此戴先生允了他們的請求，他就來了；人們看他的身量是短小的。但他認識上帝的心，却是很大。他簡明的述了他的經驗，都是超過他們的料想，戴先生預備來華，他想經過美洲和坎拿大，應人們的請求，

述說這樂趣的事實。他同了內地會十四位的新宣教士，離開了凡庫非前進，但上帝是爲他們開路，因此能有存留到今日的效果。當時戴先生和他的同伴福先生到了蒙特利奧，上帝在那裏已預備了幾個人的心，叫他們可以接受主的恩惠，他們到了那裏，寶恩的舅父尤大衛先生 (Mr. David Yale) 熱心接待他們。尤先生從他們得了許多靈心上的幫助。尤太太與寶恩更大大改變了，她們回心轉意尋求基督，她們的生命中，得了主的喜樂和能力，完全順從基督，讓基督住在心內。

寶恩在許多青年人中，她的表面是一個靈敏的人。她知道他人心中要什麼？他就去做，且做得使人滿意。她的學問和友誼，並她的見識，這一切都交付與主；讓主的愛充滿她這空虛的心，現在從這位由華回國的宣教士——戴得生先生——身上，看見了活的基督的彰顯，他演講

的題目是主的應許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他所講的都是他的經驗，這個應許在他的生命中，大大的表現出來了。主說：「永遠不渴。」他真是得了這個應許，他再沒有一些貪愛世界的心，「永遠不渴麼？」是的，他天天每時每刻所需要的，他只依靠信心進入基督的豐富。這種浩大的工作，一切的需要都加增給他了。他在會場之中，不收捐款，也不出口請求經濟的扶助；但他却是對於在中國的幾百位同工擔負護助的責任。他愛他們如自己的兒女，爲他們的艱難和危困掛心，他與他們同樂同憂，然他的心仍平安如常，他的心完全安息在上帝裏面。

這位先生說：「信心生活的祕訣，就是如枝子常在葡萄樹上，枝子要結果子麼？必得與葡萄樹的本身相聯合，得着他的滋養和力量。並且

他們必須常在葡萄樹上，毫無阻隔的，樂意受園夫的修理，將那多餘的剪下修理乾淨。」他已有可喜樂的憑證，凡信主的人，都當如此住在基督裏——他說：「葡萄樹得着的一切滋養，都輸送給他的枝子，我的救主對於我也是這樣。」

在一八八九年，法國巴黎開博覽會，尤太太與寶恩同赴歐洲，她們乘機出席英國北方的刻稷克大會。會眾聚集要得靈心更深的造就，在此她們得到了一個啟示，就是在基督裏靠着信心，天天走得勝的道路。且了解他們的責任，完全為主而活。

有一位老同學說：「我聽見幾位朋友說，金寶恩她不再喜歡社交的宴樂了，但她對於佈道事業，却非常熱心而有興趣。」

在蒙特利奧有許多女子，她們常常聚集很有興味的玩紙牌和跳舞。

但這位老同學回來之後，見寶恩的生活完全改變了，這是使他不能忘記的；因爲他見寶恩有了不會變更的快樂和愛心，且有一個新的志願和一種新的能力了。

在這大城中，寶恩設立了一所佈道處，她召集衆人，就向他們宣傳福音；她還盼望在挨司肯禮拜堂有作工的機會。她就去拜訪主日學學員的家庭，並補助勉勵會，使會中屬靈的空氣，日益增長。但她并不以此卽爲滿足，還要擴充工作到外埠。有一個鎮市叫格力風，愛爾蘭佈道團，救世軍，和別的佈道機關，已在這鎮市上，做了美的工作，但仍是十分需要工人。寶恩就擴充她的工作在這鎮上，尋找了許多被棄的兒童，她看顧他們，負起母親的責任。並有許多青年女子，被引誘而走入迷途，她就去幫助她們脫離罪惡。有一次她問戴得生先生說：「佈道工作最

高的資格，賦與是什麼？」他用真實的態度回答說：「因愛主耶穌基督所生的最高的愛。」他又說：「不但是有這種愛心，且還加上了第二個緊要的，就是信心，因信心是宣傳福音工作上能力的根源。」寶恩有愛主更深的心，她更認識主，所以常是爲了人的罪惡而憂傷。

她在晚間，與救世軍的職員，一同工作。她常常留意街上的青年女子，有時跟她們進入酒館，和跳舞廳，要領她們離開那般鄙陋的朋友。她的態度很敏慧，服裝又文雅，在她的臉上完全將主的愛表顯出來。衆人都認識她，知道她是能領人到救世軍的濟良所去的；更是能領人投靠救主的足下爲她們的避難所的。她做這種工作，得着一位女士大大的幫助了她，做了她的模範，那位女士就是陶醫士(Dr. Susan Dougall)，她是一個有名望的醫生，是蒙特利奧兒證報(Witness)創辦者的女兒，也是見證

報主筆的姊妹。她實在是幫助了愛丁堡、紐約、利魁北克、各等階級的病人。她覺得單醫治人的身體，不注重靈心的，身體雖治好了，寶貝的靈魂却失去了。她就尋求更好的道路，以永久的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她就奉獻自己到格力風鎮作家庭個人佈道的工作，一面看顧醫治病人。她對於病人總要他們實在的得着基督。

不多時，寶恩女士在一個佈道所作工，那裏的領袖是陶醫士，那裏有一位男子走過她們中間，他是飄流在蒙特利奧，是極其窮苦的，他本是一個巨商，爲尊貴的公民，幾年前他是華明谷衆議院的一個議員。但他嗜酒和麻醉品，五年之中，浪費了七萬五千元。

他自己對自己說：「想一想我常常是乘最優等的火車往來旅途，那些貴族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現在將身藏在車底下，來到蒙特利奧，真

是一個困苦並污穢的浪人了。

衣衫襤褸，真是可憐，他是到了下流又下流的地步了。但是主的恩典臨到他，一日，使他遇見陶醫士，她就領導他到佈道所去聽道。

他居留在那裏，他作見證說：「我聽了上帝的恩惠福音，我相信求主救我，我是需要主，我來就基督，他聽了我的呼求，救我脫離了魔鬼的鐵鍊。」

他悔改以後，不多時，金寶恩就認識他，見他生命的改變，也受了一種感動，並與他在佈道所同工幾年。眼看他在主的恩典中，日有長進。他成爲佈道所的管理者，他的靈心天天增高，而有救主活的能力，爲主殷勤作證，領了幾百個男女到基督面前去，福大衛先生 (David Fraser) 陶醫士和在格力風鎮信主的人，都知道證明上帝恩惠的能力，是拯救人

的妙法。

在許多認識上帝的人中，金寶恩的靈歷增長很快；而且勝過別人。她以領人到基督面前作爲無上的喜樂。她已成爲一個有能力的佈道家，並不是屬情感，却是十分熱誠的。在這熱鬧的市中，即靠近港口，有許多西國人，和由廣東來的中國人，這些人特別感動了她的心，她就去加入湯先生與湯師母（Mr. and Mrs. Thompson）的隊中，——他們是由中國回國的宣教士——在這等人中間作工，她多多的幫助他們集會的工作，她也是多多想到，要救那市中走入迷途和孤苦無依的女子，她雖年輕，但不畏前途的困難和危險而去拯救她們。

第二章 離坎來華

在格力風鎮熱鬧的市區中，寶恩天天度着安靜的家庭生活，絲毫不受潮流的影響。寶恩愛自己的家庭，勝過愛自己。她外祖母看着她所做的一切工作，非常快樂。她們在靈心上一同長大，一年一年的更認識主，她明白真理的教訓，「她雖年老，而工作的日子已過了。但是禱告的日子，是永不能停止。」寶恩是做她的管家的，並須接見來往的客人。但她們有暗中禱告的生活，使凡來拜訪的客人和朋友，都能從她們而得益。當請客來赴茶點的時候，也是有許多工作的機會，因為賓客也是向她請求給予靈心的幫助；有的更是用信札來請求幫助。她與各等階級中的人爲友，貧的富的，還有猶太教和獨信一位上帝的人，她都尋找他們

，領他們認識基督。她樂與智識階級的人來往，她有一位親戚，就是她的表姊丈，他是法律的專家，她在家多與他討論歐洲的政事。但她不論在任何人中，總是隨時隨地述說她的靈歷，爲主作美好的見證。

當其時她的弟妹都在薩納阿，他們都有她那樣的愛心，且多多禱告，他們很掛念其姊。她見他們的長進，心中快樂，她以愛心的方法，感化他們，使他們能達到她的願望。

她來華以前，他們的家庭，有長久的天倫之樂。他們在假期中，一同團聚，有很多的機會，互相談話。她有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她都是一個一個的與他們談話；領他們到基督之前。他們看她如第二母親，這樣叫她的心更愛他們。

他們團聚的家庭，彼此以愛爲前提，但不多時就要分離了；他們的

愛很是篤厚，而且見之於行事的。如尤太太的兒子們，在蒙特利奧經商，他們當然是很忙碌，但沒有一天會不來省視他們的母親的。尤太太常常對她的外孫女說：「時間雖不早，但不要關門，因你的舅父威廉（Wm）或大衛（David）還沒有來看我呢！」真的，她的舅父不論到深夜，一定要來看他的母親的。

他們的家庭，有這種的愛情，是何等的快樂！但是現在這團聚的家庭，將要分離了。這使寶恩心中很覺難過，也是使尤太太心中難過。寶恩覺得上帝召她到中國，她要在這事上順服上帝的旨意，惟一的方法，就是禱告；叫她的心，剛強又剛強，在這時可以知道她實在是過禱告的生活。在她的聖經內有一二頁的空白，都寫滿了禱告的條件，星期日特別為她的家庭代禱。其餘的日子，是為常常與她們來往的人，和她心

中的事情禱告。

她的禱告單上，第一爲她本堂和本堂的工作禱告。也是爲別的教會，和她相識的醫院禱告。爲城內的女傳道辦事員，和救世軍禱告。她也是爲許多朋友提名禱告，並爲那些認識尤太太的人，和中國的城邑與學生運動，以及全世界的佈道處禱告。但大半的時間，她還是多爲格力風鎮的貧苦人，和她所照顧的女孩們禱告。

虔誠的祈禱，就是真實的信心，使我們能得實際的效果。寶恩見了那些受苦的女子，使她的心，更負重擔，她切望能多多幫助她們，過於她理想的憐恤。但是她沒有醫藥智識，起初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給她們以完全的幫助，同時，她不想離開她的外祖母而去醫院學習。但是她們同族中有一位是醫生，他是在這城內最好的醫院爲院長，她受了他的感

化，就決定於日間去做他們的護士，學護士的課程；直等護士的課程學畢，她也在卡醫士（Dr. Cameron）的私立外科醫院，學習救治的方法，是平日常需應用的。她有了這種學識，大大幫助她，以後在中國的工作，就是在格力風鎮也擴充了她作工的機會。她現在可由護士的工作彰顯基督的愛了。這時她做了一個青年的慈母，使許多缺乏的人，得着了主的憐恤。她這有能力的兩手，顯出服務的精神，遠勝於戴了金剛鑽的兩隻白手。寶恩因拯救女孩們遭遇困難和危險之事，在她心中歷歷如繪。她如遇見無依無靠無保護的女子，她們差不多像做一個奴隸了，她就跟隨她們，在必要時她就要進入她們的房子，要竭力的叫他們得釋放。

她有一位畢生的朋友寫信說：「有一次她告訴我，她是以仁愛的態

度，對待那可怕凶惡的情形，就是有些人不准他去救那些女子。有一天晚上，一個女子呼喊求救，寶恩要去救那女子，但在門口的人不准她進去，她靠着上帝給她的力量，勇敢的進去，終將那女子救出。」

另有一位寫着說：「她若找到了那些女子，她要倚靠禱告的能力，和忍耐的愛心，不允他們再去墮落。」

『我記得一件事，可以拿來做例證：有一天晚上，她要叫我到她的地方去，我就去了。她說：「你同我到救世軍的濟良所去，今夜我要帶一個女子到那裏去，你和我走在她的左右看守她，恐她遇見她的舊友，她就要逃走了。」所以我們一同去，將這女子救到一個妥當的地方。』

「她也去探望監牢內的女子們，待她們出獄時，就去領她們出來。但在可能情形之下，她必在她們離開監獄以前，領她們出來；否則，她

們每要逃回自己的地方，那就更難找到她們了。寶恩到那些家庭中去拯救可憐的女孩，從未停止。她是有嚴肅固執的態度，定睛看着她的女孩，如有一個回去了，她就要忍耐試試再去救她出來。但有一個難問題，就是已悔改的女子，很難有合適的工作給她們做。她負這重擔盡力幫助她們，常用各種方法安排她們。」

金寶恩有奇妙的愛心，她的能力是人羣中少有的。她以各種方法，使女孩感覺她所有的就是愛。女孩們感受了這種愛心，立刻就有改好行為的希望。這愛不是在言語上，乃是在行爲上顯出來的。如她爲那些女子一個一個的提名禱告，爲她們的靈魂受生產之苦，又爲那些失足的和受試誘的人憂愁，同時亦爲那些脫離酒坑和罪惡而得着救法的人快樂，還有那些失望灰心的人，因她的愛被感而回心轉意歸向基督的人，也使

她快樂。但離坎來華的日子近了，那分離的憂愁又使她難忍了。

那時不但是格力風鎮的朋友，覺得金寶恩不宜離開蒙特利奧，就是她自己亦感到本鄉的佈道工作已繼續了七年，正需要她的幫助，怎能離開它呢？並還有外祖母呢？她在兩難之中，不易決定。但是最後只有一個意念，就是順服那獨一的上帝對她說「去」的那條命令。她想在中國有許多人民須要救法的信息，較坎拿大的人更覺緊要。同時有個快樂的思想，就是如她離開此地而赴遠東，上帝的道，豈不是仍在這裏嗎？於是她的道路就是「去」，不再勉強，不再有住在本國，或差遣別人去的思想。她是年幼剛強而坦白，救主的呼召，已在她心中，她怎能使上帝的愛心和神的權柄來責詢。她說：「主爲何召我呢？我不能說什麼嗎？」

那些十分認識她的人，知道她已奉獻自己，所以加入內地會來華作工之事，都沒有什麼緣故叫他們驚奇，在她自己則因順服神命，而使她的靈命更爲豐富；更知道工作的道路，也更愛這種工作的目的。福先生（Mr. Henry W. Frost）是北美的指導員。福師母（Mrs. Frost）是她最欽佩的朋友中的一個，所以她歡喜和他們同住於教會的總務部。

她第一次去拜訪內地會的中央部，就知道他們的教會，一切的費用，都是靠信心，不欠債，不募捐，只在祈禱中求上帝的賜與。他們這種辦法，是按照聖經而行，但是究竟有效驗否？每日生活中實在的工作，是否靠信心成功的？這些都是她的問題，但那時她住在福師母處，看見一件想不到的事，就是上帝如何聽他們的禱告，爲他們預備一切的需用。她見了這件事，真是解決了心中的問題，福師母將這件重要的事追想

出來，現在寫在下面：

『一個冬日下午四時，太陽已向西落下去了，我一壁行走，一壁笑，說：「我還沒有到市上去買食物呢？」』

金女士以後告訴我說：當時她想「那真是一個可憐的家庭，記得她的外祖母在星期六，常常早晨到市上去買物，她的兒子們，不必作工到晚。因此在禮拜日早晨，不能推諉不到禮拜堂去參加禮拜。」那時我們聽得在門外有沙沙的聲音，就開門去看見是兩位蘇格蘭的女子，她們見我們開門，就走進門內。蘇格蘭人是有堅固的信心的，有智慧能辨別一切的，她們等一刻，她們立起來要去了，她們中間的一位將手探入一小袋取物，並客氣的說：「福師母每星期我有一位婦人，將新鮮的雞蛋給我；我想有人在家是歡喜有幾個？」

她說了這話，就從她的小袋中取出四個雞蛋，隨後他旋轉身軀，將背向其餘的人，而將一小疊的鈔票放在我手中；並低聲說：「我本來想下星期送給你，但是聖靈引導我，必定要我今天下午給你。」

我就很感謝她的恩惠和愛心，我不能說什麼，因我們確實是需要的。那二位客人去了，我就與金女士說：「現在我有了錢，可以上街去買食物了。」

這件意外的事，是蒙特利奧城內一個小康之家的一位女子做的。寶恩看見了這事，她就毫無疑惑的，承認真是上帝與他們同在，看顧了他們。」

金女士雖爲長老會的教友，但她有廣大的同情心。她讚成不分宗派的主張，同時也喜歡教會的組織，和他們依照聖經靠信心的生活，與佈

道的方法，她是一個義務工作的宣教士。教會對於她沒有什麼經濟上的負擔，她加入內地會，也得了本教會的贊同。有一次，在挨司肯舉行夏令聖餐禮拜，有數百教友，他們就在這時開了一個歡送會。那時她的情形，是寫在紀錄上，茲摘錄如下：

「這次歡送會，最快樂的事，大家都知道，就是這一位最活潑的金寶恩女士，她已將自己奉獻與主，赴華傳道，當時在會中有幾個教友致歡送辭，然後牧師贈送一本中文聖經，以表他們敬佩和愛她的心。」

從這次的夏令聖餐禮拜，感到這個夏季是寶恩與她的家族同住在老家的，末了一個機會了。在來華幾個月以前，她安排她的妹妹（Christ）到蒙特利奧城讀書，使她可與外祖母同住，但寶恩有刺心的憂愁。

這幾個月中，她們一同聚集，使她的妹妹由她學習了許多功課，是

以前沒有學的。她們一同讀書，她的妹妹擬考入青年女子大學，她們設立了一個查經班，每星期在寶恩的客廳內查經，加入的人，都是大學的女子，她們也去探望寶恩的作工地點，如醫院佈道處及在格力風鎮的朋友和許多家庭中的病人，她們一同爲那些工作禱告。她的妹妹決不能忘記那些禱告。以下是她的妹妹所說：「寶恩爲每一件事禱告，最小的事也是如最大的事一樣，他是十分認識主，從來沒有一件事不去禱告的，因她這樣，我們的心，真是滿足了快樂，我們惟一的安慰，就是凡事禱告上帝。」

「這個夏天，我們有意外的快樂，就是父親要得寶恩的歡心，在這末了幾個禮拜問她喜歡我們爲她做些什麼？」

寶恩問道：「我們能租到湖邊的住宅麼？」

原來我們那座湖邊的房子，幾年前已經賣了。但是仍覺得那裏是我們的家，所以父親仍在湖邊租了房子，在此避暑。這時她的弟妹都沒有成婚，現在家庭又團敘了，如昔日的夏天一樣。

離開蒙特利奧的時候，一天一天的近了，寶恩心中難受，常想到要與那些朋友們分別了。幾十個朋友走來，他們流淚痛哭，依依不捨，不願她來到中國。

他們一次一次的說而又說；「你是我們唯一的朋友，你真的要離開我們麼？」他們都得不到安慰。

嗣後在湖邊見寶恩，好像有些疲乏的樣子。我就問她是什麼原因？她說：「她沒有知道，會有這些女子們，是這樣的依賴她愛她，那些日子的情景，使她常常問自己道：離開她們，是否是合宜的事麼？」

在樹林中，有許多的房屋建築好了，圍繞我們的小屋子，有許多青年人在那裏避暑其中。有一件可紀念的快樂事情，就是寶恩爲我們的女朋友們設立了一個查經班，每星期日晚間，我們聚集在膳堂內，圍坐那長桌子，四周各人都有自己的聖經。寶恩教導以弗所書，我們讀着十分有興趣，她們也是很愛她，這查經班繼續召集，直至她離湖邊來華的日子。寶恩雖已離開了我們，但我們都要拭乾眼淚，試要得着快樂。我就和外祖母回到蒙特利奧，我常常看見她在深夜跪下，爲寶恩禱告，外祖母因基督的愛，得了安慰。她只有將她自己順服主，方能爲主犧牲。」

第三章 初期的工作

那位坎拿大的女子，到了上海，穿了中國的服裝，與以前不同了。她本是愛讀書，且特別有易於學習方言的恩賜，講一句真話，中國文字，是非常的難學。但她勇敢學習，也要感謝華言學校四圍的人。

華言學校是在長江下游的揚州，穆素英女士 (Miss M. Murray) 爲該校校長，校中有三十餘位學生。金寶恩爲其中的一個。約四百年前有威尼斯的旅行者馬哥波羅 (Marco Polo) 曾在揚州，政府許他作鹽商，以後有一種傳言，說他成了富翁而回意國。戴得生先生與其夫人是內地會第一任的宣教士，他們曾受暴徒的逼害，全家大小都受了痛苦。後經曾國藩總督的處治，始得轉危爲安。終使此地成爲來華的女子工作人員學習言

語的中央地點。

揚州是一個繁盛熱鬧而有名的城邑，許多商店均懸掛招牌，房屋櫛比，列樹成蔭，人民乘了轎輿，很快的走過街市。他們有各種的衣服，綢緞和寶石，輝耀展列，令人注目。大街小巷，非常擁擠。羊頭車軋軋之聲，載客而過；與挑夫肩負行李的邪許之聲，成爲合拍的音調。小販沿街喊賣。轎夫負轎由人羣中穿過。茶館與飯店，黑煙隆隆上升，都是在那裏預備膳食。工人很忙的做各種手藝，有的做着紙燈籠、紙傘、大的偶像、雕刻的器具、佳美的銅工、笨重的棺材、等工作。兒童們均在露天遊戲，婦女們均各站在自己的門前，或縫紉，或洗衣。有時恰見美貌的人進入高大的房屋，有許多乞丐集居於茅屋，困苦可憐。有許多人進入廟中焚香和到衙門內謁見長官，啊！處處都充滿了人。

在那裏有一扇小門開着，經過的人都可以進去，那是一個基督徒的家庭；有許多人到那裏去赴會，中國教員，來來去去。華言學校的學員，都滿坐在堂內。禮拜日有一種活潑的光景。城內和附近的基督徒，都來集會，他們一天到晚，接連有幾個聚會，太太們都穿了綢緞衣服，鄉間婦女們，穿了藍色本布的衣服，青年幼童都在那裏做禮拜，堂內的男子座位也都坐滿了。他們的臉上，都是顯出光彩快樂的樣子。附近有一個廟宇，中間有無數的偶像，有時撞鐘，發出單調的聲音，與基督徒的唱詩聲音相應和，真是叫人傷心。但他們常常在夜間撞鐘，令人聽得就想到這大城內已死的人民，那些不認識救主的人死了，真是可怕，「與基督分離，沒有盼望，沒有上帝。」他們的結果，就是永遠死亡。在揚州城內有三十萬居民，四圍鄉鎮，大約至少有一百萬居民，他們都沒有

得着基督。金寶恩在這種情形之下，真是要感謝上帝，領她來華作工。她覺得中國真是需要他的幫助。

寶恩居家時，在聖經前面的紙頁上寫了兩節，她所寶愛的經文，第一是約翰一書一章七節：「他兒子耶穌基督的血，要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第二是馬可八章三十五節：「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她由這節經文在苦難中得了許多安慰，她信必照聖經所說的要應驗，「到了時候有百倍的收成。」

那個冬天在華言學校寶恩得了一位朋友，就是郜皓如女士（*Miss S. Clough*）她幫助了寶恩，終身在中國的工作；她有美好豐富的靈命，有善良的品格，已在中國做了五年的宣教士，真是新到中國的宣教士的一個完美的教員。她雖十分年輕，却是勇敢而忠心。她們不論有什麼難處

，都來與她商量。有一位十分與她相識的朋友說：「她一生的爲人，毫無瑕玷。」寶恩見到她除了上述的好品性外，還有仁愛憐恤的心。寶恩常常驚喜能與她成爲密友。她與主有很深的靈交。她的禱告是屬靈且是成聖的。

寶恩亦得了一位中國朋友，那位朋友是華言學校的女僕，現在成爲一位得力的幫助者，就是謝師母。她雖站在僕人的地位上，但她有特別的人格。起初使金女士注意的，就是她專心勤讀。那時常有人吃鴉片自殺，在那裏還沒有正式的醫士，一次有人來請金女士去救治一個吞鴉片自殺者，她就和謝師母同去。寶恩的醫藥智識，雖然有限，但能合用，却是得了極大的幫助。她從前在家時，也是救了貧人和富人的生命。

在那城裏有一家大戶人家的一位太太，她是寡婦，她的丈夫，從前

是在鹽務部做事。這位方太太病重時，寶恩毫無疑懼去醫治她，但這位太太十分惶恐。她以後告訴謝師母說：「她是怕見外國人的。」當有人通知她金女士要來的時候，她已經預備要跳出窗外；藉着上帝的恩典，她的病終究痊癒了。方太太誠心感謝她，後來成爲一個真實的基督徒。也成爲金女士親愛的朋友。過了五年，她才逝世。

有一天，方太太對這位青年的宣教士說：「你自己家中的人，離你很遠，我要做你的中國母親，我要你覺得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寶恩到她家中，與她同住幾日，她常常預備一個很好的客房，她家中至少有二十個傭僕。方太太以母親般的愛心待寶恩，甚至使寶恩要想逃避那樣的優待。例如她出外，必定僱一頂轎子，要她乘坐；有一天在庭中，有一頂新的轎子，是方太太送給這位青年宣教士的禮物。

她的朋友堅持的說：「你一定要應許我，你出去的時候要用這項轎子，使你不令人注意。」

她的中國母親，替她當心她的衣服；冬天的時候，爲她預備了棉衣和皮衣；且教導她各種的中國禮儀和言語。

這位青年宣教士，有許多的朋友，她與中國朋友，坐了幾個小時，好像耗費了光陰，她的天性雖急，易於不耐，但她從沒有得罪朋友，使她們感覺她有逐客之態度。她常常囑咐傭人，室內要整理清潔。她的僕人總不討厭，且歡喜服事她許多年。她從中國母親，學得以友愛爲管理僕人的祕訣。她從前以愛待她的同胞，現今以愛待中國人了。

那年有許多華言學校的學生，都派到內地的工場來，但寶恩的中文進步很快，且有許多天才的表顯；因此留她在揚州爲華言學校的一個職

員。她的恩賜，能感化青年人忍耐學習，她幫助學員們讀中文，並教導她們所必需用的中國言語。她除了教會所指定婦女的課程以外，又考讀了六種的男子課程，且同時作醫藥的工作。有時與謝師母出外佈道。有一次她寫信給她的妹妹說：「上帝已在這城中的幾家大戶人家開了傳道的門，許多婦女在這些大家庭中，受了束縛。一個男子有許多妻子，他們都是大家庭。娶了媳婦，也分居。他們做父親的，常常有三四個妻子。每個兒子，至少有一個妻子。還有姊妹、妹妹、和女兒、及許多女僕。這樣，一家之中，就有成羣的婦女了。我已得了一個機會，能將福音告訴他們。今天我走到一家人家去，他們是很富的，他們的房屋，是十分宏大。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世界上有這樣大的房屋。房主每日由他的田地可以收進五百元的入款。他們家中處處是偶像的符

號。每個庭心內，都有焚燒紙錠敬拜邪神的跡象。他們今天已聽見了生命的道，請爲這些太太們禱告，也多爲我禱告，求上帝引導我，走在他所預備的道路上，求上帝使我在聖靈中行事，靠聖靈的引導，得着那些心已預備好的人民。

兩星期以前，我到一家人家去，那家有一個人吃鴉片自殺；那自殺者是一個老年婦人，她與她的媳婦話諍，那時的光景，真是可憐。她的兩個兒子跪下，求她的母親吃藥，她堅不肯吃。她的女兒，大聲斥責恐嚇那位與她母親吵鬧的媳婦。她的兒子，在衆人中間，大聲說她不肯吃藥，他亦沒有法子。過了長時的勸勉，方吃了藥，她的生命終於被救。

昨天，我到一個鄉村去佈道，我們坐小車去的，因爲楊娘娘是小腳；但出城以後，我就步行。那日天氣清朗，道路平坦，我們到了城外，

有一個婦人挑了一擔水菓跟着我們，我們一路對她講耶穌。她聽見了，心中希奇，因她從來沒有聽見過福音。我們到了村莊，就在那裏作一天的佈道工作，有很多婦人來聽，擁擠不堪，但不安靜。我們常常有一句話來安慰自己，就是「我們已盡力做了。」

當時寶恩，天天與穆女士 (Miss Murray) 接近，她的靈心，更覺豐富。她們彼此的愛心也更加增。穆素英女士與學生結交，使她們幼稚的靈心，成爲剛強。她的靈心經驗，遠勝過她們。寶恩離開她所親愛而豐富的家庭，加入內地會，成爲一個義務傳道者，沒有看見如她這樣謙卑，這樣犧牲，這樣忠誠，對待別人。穆素英女士，也如學生們一樣，着了中國衣服，她能與每個學生表同情。她沒有一樣東西，是自己的，情願供給他人的需要。如有許多客人到了，房間不夠應用的時候，她的房間

內，多安置一二小牀；每日天未亮，點燈起身靈修；天天得着聖靈的充滿。當時她管理六十個學生，她們在中國沒有什麼經驗，她是忠實的當心她們的身體健康，如當心她們的靈心一樣；她日夜爲她們而活。凡由內地會來華傳道有豐富愛心的婦女，都受過她的訓練。

穆素英女士的教訓，是特別真實的，且是自身經驗過的，有一位她的同工，曾述說道：

『她以約瑟的故事爲題目，而常常講到我們的生活，不論處於何等境遇，上帝總是在我們中間的，她說多與上帝相交，等候上帝。你離開學校到你的工場上，當你遭遇什麼誤會之時，你不要立刻寫信到上海去，你要到上帝面前，多多禱告，少與人談論。

還有她所愛的聖經金句，是「主指導你的心，使你有上帝的愛和基

督的忍耐」。

她說：「現在爲中國作工，你若有上帝的愛和基督的忍耐，你就能爲中國作工。」

她的品性在遭遇困難時，她從不說要換一個環境。但是她在困難中，更認識上帝。她說：「我若不能得勝這環境，我無論什麼環境，都不能得勝。」」

柯女士 (Miss Colo) 她是華言學校後任之校長，說：穆女士正直公義，將她回想出來的事，記在下面：

「穆女士從不偏袒一個人，叫另一個人吃虧；她是正直忠心。在他手下的人，她看見了他們的過失，但她從不批評人，完全誠實有團結的愛心。在華言學校的學生，如有錯誤的事，總是教導她們，生自責之心

。如她們吃早餐遲了，不要說：「我的鐘慢了。」或請別人原諒，那要誠實的說：「我遲了，下次要留心。」

她的靈心是緊緊的跟隨上帝，如少與全能的上帝相交，她的靈心就不能滿意，且切望上帝賜恩給她，每天禱告如下：

求主賜我力量，救人的靈魂。

求主叫我，做一個得勝的人。

求主幫助我，先做主的事。

除你以外，我別無所想。

主阿！使我今天不離開你。

求主使我，在一切的事上認定你。

求主除掉我批評的心。

求主使我的口滿了讚美。

求主使我有上帝的愛，來拯救人的靈魂。

這華言學校的領袖，對於學校有一種屬靈的高尙目標，也感化了金寶恩，真是預備她的心，叫她能擔當她到了揚州第四年所遭遇猛烈的試法。在主後一千九百年拳匪癩狂般擾亂中國全地，到處流血，那年死了一百七十七位宣教士，內地會有五十八人受難，其中一位是她的朋友鈕女士 (Miss Newton)，她校內全體學生，都因承認基督，被凶暴的拳匪殺害了。在揚州也有同樣的事發生，但上帝的慈悲將它阻止了。

在北京皇宮內有一種強力的抗議，就是皇太后誤用權柄，他叫人毀壞各國使館，他的二位臣子，不顧自己的性命，再三呈上奏章，急切懇求，要有合乎理性的行動。

皇太后說：「他們都是勇敢的人，我不能重用許景澄，但袁昶在一八九八年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將康有爲的計謀來通知我，這次要賜恩寬恕這些上奏章的官員。但我要斥責他們，將來他們要當心，不要再有無理奏請進入我的耳中。」

過了幾天，皇太后的心昏迷了，她發下一道上諭，傳徧中國各城，說要殺滅所有的洋人，沒有可赦的餘地；那上諭發出後，所有在中國內地的西國人，都要犧牲他們的生命了。但是奇妙得很，她的上諭是「滅洋」却改了「保洋」。因此每一個西國人的性命，都得保全了。

那時皇太后知道更改了她的上諭，且知道是許袁二人更改的。

她喊着說：「他們當受支解的刑罰，現在就要去斬他們的頭。」

袁君到了刑場，將臨刑以前，他說：「我是死了無辜的，將來我的

名要被紀念，還有人要感謝我。」

然後轉向許君說：「我們要在黃泉相會，我們死了，是回到家鄉。」

揚州也遭拳匪之害，當時在北京已有流血之事，就是在城南有宣教士的小團體，他們完全遭危險。當時在華言學校的學生，因暑假都分散了。穆女士是在上海，但是還有兩個宣教士的家庭住在那裏，就是安得烈先生（Mr. and Mrs. Andrew）和韓平祥女士（Miss Alice Henry）。至於金寶恩則與她的朋友謝師母住在華言學校內，這事發生以後，謝師母的親戚由鄉間上來，常常要她離開那裏，他們催逼她說：「你一個人便於離開，你的生命危險，誰願爲一隻狗死呢？」

寶恩因主的愛，決定不逃。

她們有一個鄰居的一位太太，她的孩兒們生病，都是宣教士去醫治，那位太太沒有酬謝她們，她覺得欠她們的債。謝師母就有一個計劃，如教會房屋被毀，她要叫西國教士住在那家避難，她們將梯子放在相隔的牆旁，遇必要時就爬過去，她們的銀錢都縫在隨身衣服內；且預備幾塊藍布，在逃難的必要時包裹她們的頭。

某天晚上，這不幸的事來了，安得烈先生 (Mr. Andrew) 在禮拜堂樓下佈道，寶恩、安師母、利謝師母在樓上禱告，聽得外面有衆人大聲呼喊，要殺外國人。末後得朋友的幫助，將禮拜堂門關上了。但聽說明天日中拳匪要來殺他們，但在早晨以前，揚州的空氣改變了。因得到由北京皇宮中布告各大城的一道上諭來了，說：「要保護西國人，不許殺滅，只要保護。」（這道上諭，就是許袁二人所更改的。）

一年以後，她回國在她的日記簿上記着說：『「你住在我的愛裏。』回想去年這時候，在那些患難的日子住在主的愛裏，是一個何等的平安的地方，真是要多多紀念和感謝揚州朋友的愛心，上帝的慈愛，藉着他們表顯出來了。』

第四章 光明與黑暗

金寶恩這次由坎返華（在家一年），與家庭分離之情感較初次難受，在她的日記簿上記着說：「自離開家庭以後，心中黑雲滿布。」到了上海，她在日記簿上又記着說：「但今天太陽發光了，現在回到這裏了，這憂悶的心，似乎又得了極大的光亮了。」到上海的第二天記着說：「我的心甦醒了。現在是在中國，這是何等的幸福啊！」

在以後的幾年，有時使她快樂，有時使她憂愁，她有康健的身體，深通中國的言語，又熱心作工。她從各方面學了許多的功課，如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就不能結出許多的子粒來。自拳匪擾亂以後，她得了新的機會，爲主宣傳福音，使衆人知道這福音是有能力的；且是人人

必需的。上帝大大開了鄉村傳道的門，人民持之以禮，那裏有許多的工作。再多幾個基督徒爲主作證，也是不足供給那地的需要的。那是沒有別的教會。在揚州佈道只有金女士、和韓平祥女士（Miss Alice Henry）、和一位同工，在南門只有她們作女界佈道的工作。但是主要用金女士成爲他合用的器具，主就要熬煉她除淨她的渣滓，所以憂患相繼而至。在以後的幾年中，她所親愛的人逝世了，上帝扶助了她，叫她更認識主，得到了更豐富的靈心經驗，剛強她，使她回到中國。

她返華後，就起始工作，且很有樂趣，她特別喜愛兒童。華言學校校長穆女士，設立了一個女子學校，郜女士（Miss Clough）爲校長，金寶恩被派與郜女士爲伴，同住在校內，但她仍出外作佈道的工作；她們有二十個學生，都是基督徒，中間有一位是幼年的孔佩秋（Jean），他的父母

都去世了，穆女士看顧他，以後成爲她們的義女。

寶恩愛中國孩童的心，和她愛自己家中的孩童一樣，她是十分知道他們的性情，她在閒暇的時間，就與他們同遊玩，與他們同憂樂。佩秋以後很記得她那樣慈愛的同情心。

她說：「金女士天真爛漫，與我們遊戲，如我們中間的一個兒童一樣；她真是能與我們同哭同樂，如教友死了一個孩子，卽如她自己的孩子死了一樣，貧富都是一樣看待的。」

她有這樣慈愛的特性，但在這外邦的城邑內，使她常常看見悽慘的景象，聽見悲哀的聲音，更是令她難受的，是在夜間常常聽得廟中鐘聲噹噹，和可憐乞丐的哀號之聲相間雜；有時聞得母親與嬰兒在污泥街上，相哭相啼，無家可歸，城內城外，有無數的貧窮困苦的人，居住於污

穢的草棚內，常常叫他的心悲痛。他只能略助他們一些，就是暗暗的給他們一些食物，或銅元，也是特別在醫藥的工作上，解除了他們的痛苦。在那時沒有醫院，沒有醫生，在這二三十萬的居民中，沒有一個地方，可供給那有疾病的、瞎眼的、癲狂的、和貧窮孤苦的人的需要，那許多困苦的人民，流離滿街以求乞，維持他們的生活。金寶恩常常見這樣的慘事，叫他滿心悲憐，心中喊着說：「主阿！這世界的痛苦，到幾時爲止呢？」在這種心境之下，她惟一的安慰，就是想到上帝自己也受了許多的苦，並且差遣耶穌基督降世，拯救罪人，且已得勝了罪，除滅了魔鬼的侵害。

她如看見受苦的兒童，那自然使她更可憐，她寫信給一個美國朋友說：

「我們有幾個幼年的女孩，我願爲她們禱告，一個是生大癲瘋的病，一個是生不能醫治的皮膚病，她被她的母親虐待，是因無人來買她，她怕她母親立刻要殺死她，這小孩沒有死，我們只能略爲幫助一些；不是因我們沒有方法，那是因爲我們若幫助了一個，這同樣的事，就有許多要來了，這樣，我們的時候和力量就不夠了。」

有時有機會，經她們去拯救可憐的嬰孩。某日，謝師母來對寶恩說：「在她們附近有一個人家，生了一個女嬰孩，她母親要拋棄她。」她們就立刻禱告，求主引導，禱告完了，寶恩立刻至那可憐的人家說：「我聽說你添了一個新孩子，我歡喜看你，我來恭賀你。」那女人驚奇起來了。

但那嬰孩不見，她們知道是她的父親抱去，送給她的祖母了。

寶恩固執的說：「領她回來，是一個女嬰孩麼？我要看她。」

那婦人十分希奇，她想這孩子必定是尊貴的，就去領了那小女嬰回來。

她揚聲說道：「何等的寶貴阿！」就將她抱過來說：「你還有別的孩子要撫養，這個小女兒給我，現在我要你當心她餒養，她長大了，來到我們的學校內，我要以我的名字給她題名。」

有一位朋友是這些青年宣教士所喜愛的，她是一位中國太太與她們同住。這位施太太，是上等階級的人，但她的產業，都被她吸煙的浪子，耗費盡了，她與她的媳婦均不能與他同住。她的媳婦在學校內爲庖丁。至於那位太太，她們請她管理家庭工作，她果然能當心。金寶恩待她如從前的中國母親一樣（這中國母親當金女士回國時去世了）。她是做

了她們的顧問，教導她們學習中國的人情和禮儀。寶恩得了許多的幫助，使她知道如何與中國上等階級的人來往。

謝師母與她們同工，很是有益處的，她心裏是常常火熱。她雖然一個僕人的地位，但常常自由出去傳道。大家都知道她不是爲了薪水工作，她是一個熱心的傳道人，充滿了基督的愛，寶恩常與她一同讀經祈禱，她的心常常預備好了去探望城市的人民，或至鄉間佈道。

她們兩個人，在工作上是十分相合的。謝師母誠心盼望寶恩能到她自己的本鄉作佈道之工作。她自己在那裏稍有薄產，這位青年宣教士，很甘心的去作她所盼望的工作。她們已聚過幾次會，也有幾個慕道的友人來加入，但在那裏沒有旅館，鄉間的房屋，狹小而污穢。謝師母看到這情形，就用她的智慧計劃，預備一間先知的臥房，那房乾燥而舒適，

鋪了地板。照她的朋友所歡喜的佈置好了。她們最快樂的時候，就是日間到附近的各鎮各市及各村莊遊行佈道；在晚間謝師母聚集了她的鄰居，舉行一個短時間的禮拜，雖寶恩身體疲乏，但是很樂意的去餵養那些飢渴的人民，她們出外工作，都是水路，經過一個一個的熱鬧市鎮；寶恩是一個愛好天然風景的人，她很歡喜在郊野眺望。她說：「她也許要有黑種人那樣的膚色了。」她見一望無際的田疇，和日光照耀，水面微風習習，河流汨汨，她想：這真是中國的好風景，這樣她與謝師母一同走路，毫不覺得寂寞。

回來的時候，與鄒女士 (Miss Clough) 很同心的作工，鄒女士如律法，金女士如恩典，她們彼此相愛心增加起來，使她們學校的空氣也增高了。鄒女士有剛勇的本性，管理這學校，有非常的效力。寶恩與她同心，

更能加強這種效果。邵女士是嚴謹的人，且有高尙的訓練法。

在城內接續作醫藥的工作，許多人都知道了。這裏常有吃鴉片自殺的事，寶恩常被請去醫治他們，她已成爲一個著名的救人性命的人，如遇這樣的事情來了，謝師母先去看看光景如何，那奇妙的醫治方法，就是多多禱告，藉這簡單的方法，常是將病人醫治好了。有一個人家的主婦，全身燒傷了，她們去醫治她，這婦人在幾天前被火燒傷，看她的情形，難有生存的希望，但她的傷處，已發出臭氣，令人作嘔難忍。因此謝師母不能久留在她的房內。寶恩進去幫她敷藥，包裹傷處，完畢之後，急速走出，以後這位婦人竟痊愈了。她就是李師母，後來成爲宣教士最親密的朋友。

少數富家的婦女，稱金女士爲「小姐」。她歡喜與她們有相當的友

誼，她在她們中間，乘機宣傳福音。但昔日在蒙特利奧城，對於貧窮困苦之人，她那另有的引導他們的方法，仍應用於此地。他與最污穢的乞丐，和最愚笨的鄉婦交往。她對於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工作佈道，和解釋上帝的道，必使她所講的銘刻在他們的心中。她也知道對於患病者，個人的工作，也是緊要。她以一節讚美詩，或一節合式的聖經，教導一個小團體，或一個一個的教去，使他們讀而又讀，直等他們能銘刻於心腦之中。某日她與一位老年乞丐談道，她講到天堂之樂，「在那裏沒有飢餓，也不口渴，乞丐說：啊！我將要飽足了」這婦人藉着在基督裏的信心，奇妙的得救了。但她的身體可憐，沒有休息，因此一年一年衰弱了。寶恩到她的家中去看她，見她睡在那污穢的草鋪上。寶恩的心內真是喊道：「啊！我可以將我的牀給她。」這時乞丐婦表露深切的同情，但

她看一看寶恩而笑了一笑。

她說：「金教士不要爲我憂愁，你知道我日夜走在街上，這魔鬼不讓我休息，但現在主是與我同在，我有平安了，所以我睡這樣的牀，也是很舒服的。」

以後她們遷居至南門，與韓女士（Miss Alice Henry）同住，那邊的區域廣大，人口衆多，都是不信主的。韓女士（Miss Henry）發展佈道工作，進到那般向觀音廟去燒香的香客之中，每年夏季，有千百成羣的香客到觀音的座前跪拜，每走幾步，跪拜一次，那是還他們從前因病，或因困難所許的願。每年這燒香的節期到了，使許多人也來參觀教會的房屋，這是惟一的機會，使那從遠處來的婦女，可聽見福音。

在涼爽的秋天，寶恩到鄉間去作開荒佈道之工，她那時渴望得到家

中的信息，要知道她父親的身體如何？她妹妹（Cherry）的身體已好久不很健康，不知現在如何？她與謝師母乘自己的船至各鄉村勾留宣講福音，這裏的人從沒有聽見過耶穌的名字，寶恩最大的快樂，就是將福音傳給這等人。

忽然對岸有人在她們後面呼喊，她們是不是一個送信的僕人？寶恩的日記上記着說：

『謝師母說：「是我兄弟的聲音，他禮拜日與我同在。」我聽了有一些希奇。』

我就壯膽的等待，當時那個僕人由對岸來到我們這裏說：「邵女士有緊要的信息給你，她現在到了一個村莊，離這裏約三五里之遙。」

我就知道一定是關係我家中可怕的信息，那僕人再回去告訴邵女士

，我們在這裏，我就站在小河的岸上，睜大了眼睛，望她來。她來了就向渡口擺渡，一壁告訴我說：「不好了。」

我說：「是父親呢？還是妹妹？」在旁邊的人，都不明白我說的什麼。

她回答說：「你的父親到主的地方去了。」

我就在岸灘坐下，片刻之間，她到了我這裏扶我起來，謝師母領我到船上，我就流淚痛哭。皓如（Gracie）就將她所知道的告訴了我，我覺得這世界是如何黑暗，萬事都改變了。謝師母稍微與我同憂，但她不明白一個慈愛的父親是怎樣的對待女兒，怎樣是兒女的一個永久倚靠的人，他有怎樣的愛，愛他的兒女們啊！」

那天是禮拜日，衆人擁擠圍繞她們，她們就向民衆宣講福音說：「

沒有基督，就沒有希望了，」在她作工的時候，很奇妙的她的憂愁除去了，她只想到「父親與耶穌同在了」。

她又在日記簿上記着道：「又一個禮拜日，到了今天是很忙，現在到了夜間，我在庭院內月亮之下，走來走去，想到家中的人，又想到這月光照耀在我父親的墳上，我又不勝悲痛起來。（這是一星期以後在揚州寫的）」

在那冬天仍奮勇爲主作工，但到了春天接到母親的信，叫她回家，說她的外祖母病了，須要寶恩回家服事，她就在夏天回家了。她的家庭，真是需要她，有人說：「看她的情形，恐不能再回到中國了。」但上帝既召她來到中國，現在再召她回到中國。

一九零四年二月杪，她在日記上寫道：「在家中住了八個月，因此

覺得更難離開我的親屬，但主要我作他的工作，我就放下萬事，爲主而回到中國。」

她的外祖母和母親都痊愈了，在四月間，她又離坎來華，仍住在揚州南門。那時學校擴大，須要建築校舍，她們有許多新建築的計劃，寶恩的工作，非常忙碌，她覺得盡她所能的，這樣早回來是合乎神旨的。但是在五月二日，又有一個晴天霹靂來了。

她的日記上寫着道：「今天早晨接到坎拿大的電報說，我母親病危，我心中充滿了恐怕，真是盼望立刻在她的旁邊，心中痛苦懊悔，爲何我要離開她呢？」

五月四日，又記着道：「我親愛的母親到主的地方去了，一切已過的事，似乎成了個可怕的夢，我的心靈與身體都無力了，主啊！你是我

心靈的力量。」

五月二十六日，又記着說：「沒有母親，我們如何度日呢？爲將來的日子，多多禱告，我還是回去與外祖母同住呢？還是仍在中國？上帝知道我的心，我自己不揀選道路，如果離開中國，我的心也是憂愁。但想到外祖母在家，有今生的痛苦。主啊！求你將你的道路指教我。」

他最小的妹妹，身體軟弱，尤太太已長久失了身體的健康，且沒有人服事她，這樣的光景，只好回去了。過了六個月，寶恩回去了。她盼望不多時，可回到中國，但是光陰很快，不覺經過了四年，他方得回到中國。再作她所愛的工作，那時在坎拿大的友人看來，好像她要永久住在家中了，她的妹妹已患病好幾個月，現在要遷居到美國西方的加利福尼亞，須有長時期的休養，方能復原。但她們到西方去以前，她們所愛

的外祖母，已去遊歷天界了。

寶恩真是感謝主，這末了幾個月能在外祖母的旁邊服事她，尤太太却不專顧自己的舒適，她也想到別人，她們聽見她臨終的言語，就是爲他的孫男女禱告，她是勇敢的平安的逝世了。

第五章 改革與復興

金寶恩回華以後，沒有什麼親長的掛慮，在這二十二年中，更專心爲主工作了。從此以後，揚州就是她的家了。

在她回坎的幾年內，中國發生了許多事情，皇太后慈禧操握政權四十五年之久，他的兒子和姪子相繼登極；他們的年齡，一是三歲，一是四歲，雖光緒皇帝後來親自治國幾年，但他是傾向維新派的主張，改革教育和國家的組織。皇太后不悅，就奪去光緒的政權，完全反對他的計劃，在拳匪暴動的二年以後，皇太后被敗於外國，經過了爭戰的失敗，慈禧醒悟了，她也悔改而贊成維新，不再反對他們新組織的進行。但爲時已晚，終不能挽回清運，革命主義者孫逸仙立即得勝了。一九零八年

十月，光緒逝世，他的幼稚的姪兒繼承皇位，皇太后仍操握政權，但是死亡臨到她了，在光緒逝世的第二日，這政權完全又操握於另一個人手中了。

當這不平安的時代，金女士又回到中國，在她抵中國的五個星期以前，皇太后和皇帝相繼去世，革命已開始實現。但仍是如耐亞嘎拉的事一樣，在表面上看來是沒有什麼困難。

這次金女士回來見揚州的情形，較前不同，市場亦熱鬧了，在一九零四年日本戰勝了俄國。又要侵犯別國了。那時中國惟一的希望，就是維新。因此有許多人進入教會大學，研究英文與科學，並且要求將教育和科學的書，都譯成中文；設立國家學校，將廟宇和僧院房屋，改爲學校之用。每天的日報都登載着勸勉將來有更新改革的文字，鐵路也建築

了，商務也能發展到內地了，人民的服裝都改變了，最驚奇的就是打破了男女的界限。但這些的革新，都是在通商口岸，至於內地如揚州還沒有被當時的潮流所激動。

當金女士回到揚州時，她的朋友同工教友學生和小孩，都在街上歡迎她，華言學校，被主祝福，一直增加學生，遂遷居較大的校舍。

穆女士仍爲校長，她們的女子學校，需用一座校舍，可以容四五十位學生，現在這校舍已有了。邨女士由南門遷入，管理她們，這學校已擴大到應有自己的校舍的程度，揚州的人也不輕看這學校了。

金女士與邨女士有同樣的快樂，因她們有了新校舍，又與華言學校的新校舍相聯絡，在界牆上開了一扇門，以便彼此來往。雖金女士仍如以前的那樣忙碌，與謝師母赴各城各鄉宣傳福音，探望教友及婦女聚會

等等工作。但她更有感謝上帝的心，因她與學校接近，又加增了她工作的新機會。她覺得教會中須要受過教育而有才能的婦女擔任事務。但這樣的人才，並非一天所得造成，乃是平日漸漸造就成的；並且基督徒靈心的改進，是靠他在基督的恩典中的長進。中國需要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把所教學的實行出來，教育惟一的主要，智識包含心靈和道德的訓練，與自治的習慣，這都是人格表顯的最高點。至於基督徒品格的表顯，必須有靈心的改變，方能達到目的。

這些定義，感化了金女士和鄒女士，使她們對於學校，却是一種非常的準備，她們的兩座新校舍已落成了，供給年長和年幼的學生，爲課室及宿舍之用。西國教員，也住在校內。她們要多與學生接近，多幫助他們養成基督徒的品格，達到她們的目的，她們有合適的書室，她們

在中國客廳內吃飯，她們在休息時間與青年學生同處生活。郇女士寢室，是在第二座校舍內。金女士的臥室，是在另一座校舍內；與幼年兒童的寢室相對。她們一切的費用，沒有教會供給的常年經費，她們自始至終，都是倚靠信心。她們的學生都知道她們的先生，是仰望主應允她們的禱告，供給她們的一切。

校內有一間小樓房，是金寶恩自己的房間，是在課室的樓上，也是與學生的宿舍相接聯。南面有一寬大的陽臺，大如臥室，可俯視華言學校的校園，和一個小庭院。

在以後十三年的冬夏假期，寶恩都在這裏休息，成爲她家庭的生活，其餘的時候，則與郇女士同處生活，與她房間相聯的一間宿舍，常有二十餘個幼年女童，睡在那裏，因她歡喜青年人，所以也不覺得煩擾。

這樣也是可以減少她們的嗤笑之聲。她們時時刻刻注意這般小女孩的動作。她們知道這般小女孩，一切所做的，都如中國家庭中的兒童所做的，一樣，在這兒童的團體中，她們也有禱告的生活與天天讀經。她們是有勤儉忠心犧牲的美德，基督是實在住在她們裏面。她們凡事喜樂平安，她們有這樣的愛和感情，融合的生活，永久不能使人忘記，這些效果，都是因有能力的教育和一切模範的行爲所養成的。

郝女士與金女士輪流主領校中的早禱會，在這半小時中多唱詩歌，真是快樂，自初級至高中，有各種的綱要課目，由中國教員擔負；且注重體育訓練和縫紉工作。並檢查她們的身體。每日早晚各有二十分鐘的安靜時間。這時是學生們個人讀經禱告的時間，他們睡了以後，完全沒有談話的聲音，當冬天的晚上，寶恩行過積雪地的庭院，到郝女士的房

間內，她們一同坐在火爐旁，很投機的談她們工作的題目。她們的學生，是由各省來的，最遠的來自中國極北的甘肅省。她們對於難造就的學生，也如對待別位學生一樣，希望她們，終有成就，以前已有幾位學生將生命獻給主，主也特別用了她們，這些女學生們，都藉着奮興會，改變了她們的生命。

在一九零八年，寶恩回華，未幾就有顧約翰牧師 (Dr. Jonathan Goforth) 在河南常德開了一個大復興會，有幾百位信徒到那裏聚會。顧牧師報告上帝在各地教會所行的大事，如高麗東三省和其餘的地方都復興了，許多人需要尋求主的恩惠，他們的篷帳已搭好了，有一千個座位，遠方的人也可以加入，王先生 (Mr. James Orr) 金女士和謝師母都從揚州到那裏赴會，他們都是內地會的；有一位薛孟澤先生，是內地會的領袖，他是

由鄰近的安徽省去赴會的，他們都不相識。但金女士善於交際，就設立了一個小團體，彼此可得靈心上的幫助。

這次的集會能力，天天加增聖靈奇妙的能力，進入各人的心，如由上面來的一陣大風，吹進人心，使人永不能忘記上帝的能力；感動了會衆，天天有幾百個會員禱告，痛哭流淚向主認罪，並彼此認罪。金寶恩在主前禱告，求主工作在她自己的心中。但是薛孟澤得着聖靈的充滿，並非在大會之中。

金女士盼望內地會的朋友，都要得着上帝的祝福，所以她就召集他們組織一小的禱告團，安靜等候上帝，他們都禱告完了，薛孟澤是最末禱告，他將要開口，好像喉嚨被阻，不能發聲，他心中交戰了好久，仍不能發言，他的心門禁閉，好像沒有一句話，可以禱告祈求。

他就苦喊「主啊！魔鬼的能力，是何等的大？」

他後來回想說：「那時如一個瓶塞，由瓶中破裂了。」心中的阻礙除去了，聖靈充滿在他心中。

他在二十五年以後說：「那時是我的五旬節。」他被聖靈充滿，回家後有火熱的心。

從那日起，他定意要還福音的債，他不受教會的薪金，他穿了木屐布衣，走了幾千里的路，經過十五省，隨時隨地宣傳上帝的救恩；起初他的工作，特別有聖靈的能力，使許多人痛哭認罪，再充滿了主的喜樂。但是在許多的事上看起來，這裏面的效果是很少的。他沒有知道他們得着了主的生命，必須要在主的恩中天天長進，以致更像基督也更愛主，他爲了這事多多祈禱主。常自問道：「爲何他們退步了？」過了二三

年，他知道若單倚靠良心和情感的方法，叫人悔改，那是靠不住的。

主似乎對他說：「他們沒有根，你要激動他們心的深處，他們明白的聖經太少，所以要跌倒；你要將上帝的言語，指教他們，用主的道培養他們，使他們離開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依照那些方法去做，雖然少見驚人的事情，卻是有永存的效果。薛牧師在佈道時要說：

「現在我將真理給你們，你們若然遵行，就要得福。我以後要聽你們一年中靈心的進程，不祇是兩三個禮拜的請你們記得。」

他以後得了許多人的信息，他也每年寫一封信給幾百處地方的人，就是藉着他的佈道，得着主的恩典的那些人。

金寶恩那時由大會回來，非常快樂，也被聖靈充滿，她是得着了以

前未有的經驗了，那些與她最接近的人，立刻覺得她與以前不同了。當她回揚州後，某禮拜日晚間，全校聚集聽她報告河南大聚會的情形，衆人都圍繞她，席地而坐，毫無困乏之態，那些女學生們，真是傾心接受，得了許多的教訓，現在她們面對面有一種新的光景，聖靈也是在她們中間工作。佩秋 (Peggy) 在那天晚上悔改了，還有許多年長的學生，因此也接受基督爲她們的救主了。全校屬靈的空氣，驟然增高了。過了幾個月，金女士寫信給她坎拿大的朋友，說及校中的情形道：

「我們非常快樂，因上禮拜日有七位學生進教，他們是很好的基督徒，並且熱心要領別人相信耶穌，她們自己設立了禱告團，她們的禱告，真是懇切，使得我流淚，三位年長的學生，在本禮拜中開始在學校作教員，鄒女士盼望於她回國時讓她們自由，不過由我稍爲監管。」

她們初次負責作事，成績很好。宣教士願意她們在本校任事，因為一時沒有良好的教員。宣教士們在華作工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以最好的方法來幫助中國和個人自己。以後她們看出她們的學校內給中國青年學生練習作工，是有良好的效果。他們肯立刻將自己的生命，讓基督管理利造就，因此，金女士願意接受他公會各學校的請求，去主領佈道會。

有一位學生曾說及金女士出外佈道時，她們爲她們禱告的事情道：「我們做她的後盾，爲她禱告，她回來時必將每件事：如困難的事，失望的事，和勇敢的事，告訴我們。她常常報告有多少人已悔改了，在學生較多的學校，大約有六十至八十人悔改。」

金寶恩在各公會中，作學校佈道的工作，有她的同工們和華言學校

的禱告團，爲她禱告，因此使她的集會，都得着上帝的恩惠，且請她去領會的學校，日益增多。她雖應各學校之請求出外佈道，但同時並不放棄揚州工作的特別責任。她在城內和鄉間有許多的機會，在婦女中宣講福音，聖靈的能力充滿她，主重用了她，但魔鬼的能力也是藉着非基督徒來反對她，在揚州和中國，其餘各地被鬼附着的人，這是常見的事。但事情各有不同，然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可怕的事。金女士知道了這樣的事，並不是立刻去負擔幫助他們，因那種人如果要被釋放得拯救，必要經過交戰的事，她要確實得着主的引導，方纔勇敢的去與那仇敵激戰。

在前章所述及的一位婦人，就是住在小草屋內充滿了主的喜樂說：「不論什麼牀都舒適的。」那位她是被鬼附了多年，使她不能安息，她

用盡各種邪教方法醫治，並將牀拋去，以爲可以安睡。那知鬼仍附着她，使她日夜不得休息，不論在什麼地方，或跑，或走，或坐，有時狂奔，不能安靜，她的朋友，不能管理她，在揚州全城，都知道有一個附鬼的女人，在街上跑來跑去，醫藥都不能救治她，她不是神經錯亂，她的心靈和身體與常人無異，但她裏面有一種能力制服她，管理她，她跑來奔去要尋求釋放的方法，直等她聽見了耶穌的名字，方有拯救的希望，當她來到金女士的會中，是披頭散髮的狀態。她愛聽使人得釋放的真理，有許多基督徒爲她禱告，她起初發抖，她的信心，立在基督身上。她痛苦的心喊着說：「主啊！救我救我。」那時魔鬼的能力失效了，纏繞的懼怕也除去了，平安充滿了她的心，她明白一切已過的事，真是奇妙的大能力，使她完全得着拯救，但她的身體，已受了影響疲乏而衰弱。

。雖然如此，她常常是快樂，不哀告他人，她被主光照，在主裏有極大的快樂，直到他離世，回到主前的日子。

有時祇藉着禁食禱告，使被鬼附的人，可得釋放。有一位張師母也是被鬼附了多年，她被諸邪靈管理極其凶猛，有時自高跳下，有時將自己跌倒在地，並且打自己，有時諸鬼不許她吃飯及睡覺。她全身受痛苦，衆人都說她將要餓死了，但諸鬼不讓她死。

對於這可怕的婦人，若祇靠在基督裏，因信得救的簡單的方法，是不容易得釋放了，她的鄰居邱師母是基督徒，見她這樣的情形，心中不平安。她就與幾個信徒到她的家中替她禱告，藉着禱告，開了一條路，這婦人對她們說：要她們再來，漸漸的她的光景好一些，就帶她到皮市街的禮拜堂，但是不能完全復原，總覺得有一個阻當。她們知道這是撒

但的反抗，金女士和教友們都禁食禱告求基督十字架的能力，讚美主得勝了，她家中偶像的痕跡，完全除掉了，她就完全得了自由，但這諸鬼以後又試來附在她的身上一二次，她就立刻到邱師母的家中，教友們爲她禱告，她又得了拯救，她的信心漸長而堅固，她的心中平安直至死日。

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冬季，金寶恩患了肺炎病，她的生命，到了危險的地步，她的工作也停頓了。因此在那年夏季就赴牯嶺避暑，她未曾去過一次，她在那裏又認識了新朋友，擴大了她的社交範圍，她不但幫助她四圍的一些社交和靈心的工作，在無形之中，她自己也得到了各教會有經驗領袖人信任。

那年夏季，有美國紐約的白博士（Dr. W. W. White）第一次來中國，到

估嶺領靈修會演講，他是一個有名的聖經教員，時候到了，他來宣傳特別的信息。白博士是神學院的創辦人，並任校長之職，他的神學院專供給青年大學的學生，專心研究聖經，所以院內的課程，都是以聖經為基礎。白博士看到中國教會的前途，大有光明，現在已到了黎明的時候了，有許多教育界的女子，也如男子需要研究聖經了，既有許多的神學供男子受教預備出來作工。但沒有一所神學，以供女子受教，那時真是需要一所女子神學校，但覺得有一些困難，就是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寥寥無幾。白博士慎重考慮，無論如何，覺得應當有一所女子神學校，金寶恩也是有這樣的意思，但她自己的工作，是限於佈道，不能擅自另外再取一個責任，但她與那些創辦人，是十分表同情，以後是資格會的易以斯帖女士 (Miss Esther Butler) 爲這工作的領袖。

當那年的末了，一個危險時期到了，就是想不到的中國的革命，已告成功了。在兩個月中間，真是可驚怕的時候，在揚子江流域，有兩個大城，已在國民軍的手中了。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砲聲隆隆，孫逸仙就職為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清朝的政權，就此完了。中國的歷史家記載說：「在今日的中國，階級完全除掉了，全國的空氣，煥然一新。」

第六章 青年運動

中國青年運動的成績，全世界都知道了。但是還有基督徒的青年運動，雖不明顯，但較那傾覆舊時代的運動，更是重要。他們都努力靈心的工作，與從事於教育的人，努力於他們的教育政策一樣。

今日在中國有一個驚人的事實，就是由六歲以下可以入學的有一萬萬人。但是六歲至二十餘歲的男女青年比較起來，到學校讀書的，仍然是少數。因全國所有學校，只能容納一千萬個學生，有一位中央教育部的委員，近與著者談及強迫各等階級的人，都須入學，然需要百餘萬的教員，方能達到這個目的。

現在中國的青年，在高中及大學肄業，雖由高中升入大學的只有十

分之一。然學生運動，大半是由高中和大學的學生發動的。這是今日中國一個有光榮的學生團體。這些青年學生的觀念是什麼呢？他們生存在這千變萬化的社會中，有什麼理想呢？要做什麼呢？在他們中間的學生團體，顯然已經覺悟了善於評論，勇於進取。他們的激動是要有熱誠忠勇的心，使世界都受了感化。他們覺得他們的威權，是新潮流和國民主義的領袖。這樣的人，雖是少數，但有時也有不合理的舉動。

中華民國起初的成立，大半藉着青年男女學生的犧牲和指導，盼望新政府成立以後，可以挽救中國，消除內憂外患。但仍是政治不善，內戰紛紜，匪徒繼續擾亂國家的中心。從前的文化與道德，大半都放棄了。崇拜孔子孝道的大家庭，也都分居了。共產黨擾亂中國各地，民衆承認社會和經濟的情形，較在舊政治下，更覺不好。但至今民主主義的觀

念，實是在那裏進步！國家的精神，較前振奮，每個學校的學生，都受嚴肅的訓練。也是有許多大學開辦了。種種苦難，將使中國成爲真自由、真統一的獨立國家，但是今日新觀念的盼望，是在青年運動勝過了武力主義。

中國人哲學的元氣，必須改新。第一各種中國的觀念，必須有透徹精密的審查。第二要熟悉西方各學校的思潮，這樣在舊地位，而有發現一個新中國思想的希望了（錄洪威廉著作）。這新中國的思想，是超乎科學之上。

現今在全中國學生中間，又有一種運動，就是在文字上有驚人的改革，這新運動使所寫的文字，簡易明白，減少了許多困難，使意義通順，已將舊時所用的文言廢去，如昔日歐洲人廢去拉丁文一樣。現在言文

一致，一切書本都用白話。民主政治和根本改革家都傾向這種新文化，和新中國的運動，研究思想討論檢閱以前的遺傳。不但要得着新的概念，且也能有各校方面所得的不同的意義。

哲學家徐寶謙先生告訴我們說：「許多青年男女，似乎有各種生命的問題圍繞他們，不能解決。因此許多人灰心喪志，或在他們生命中，確實抱着悲觀主義，這沒有什麼稀奇？」

因此他們在各方面勉力研求，而同時却有紊亂的思想產生了出來，在他們的心靈中確是有一個需要，就是要研究生命的真意義。這生命的真意義，却是較所講的科學，民主政體和愛國精神等等更深奧。

沒有人能得到一篇簡單的論文，可以解決這心靈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本國文化運動中，是一個緊要的要素。但沒有人留意研究。在各種報

紙上所發表的討論文中，也未發見有人能深深的了解。這問題對於今日中國過渡時代的關係，是如何重要，然而在各種不同的光景之下，觀察他們言論的趨向，是很明白清楚，證明有一個靈心的問題，亟待解決。雖發言不清，但很勇敢而固執，他們用各種討論的方法，想要得着解決的途徑。（劉庭芳博士著作中的言論）

劉博士接續說：「青年人所有的新思想，就是生命的問題。」

這個運動，還沒有得着那最要的原素來補足它的需要。此中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根本改革家，專在事實方面努力，將這個問題與生命的原理並不研究。

有一類人民仰賴學生爲領袖，但學生們所知道的，每勝過於事實。「所以那一大羣的人民，都如迷羊般飄來飄去，他們已進入迷途。進退

兩難，盼望可以滋養他們的靈魂。然已誤入靈心的荒涼，他們所盼望的事物，終沒有得到。」

他們這樣的呼求，沒有什麼希奇？今日中國需要富有思想的基督徒，去為社會上的領袖的觀念，其事機上的緊要，却出於我們的預料。因此在我們的大學內，正有一個新的宗教教育，要下一番奮鬥的工夫，造成真實的基督徒。

今日最清楚的要求，就是在中國基督徒中，要有一個新領袖，方能有真正的引導，以應付這需要。每一個要求，是一個試驗。每一個試驗，是我們信心的天秤。今日中國靈心增高的需要，較昔日更急切。因此給那些有信心的造成一個空前的機會。（錄趙紫宸著作）

在牯嶺有男女的祈禱團，他們覺得在這青年運動中的需要。他們就

在上帝前等候，有什麼使命，要他們去行。他們覺得在青年基督徒中，已開了門。這個門與這大地的將來，是很有關係的。就是在靈心方面的責任，與靈心上的預備相等；在男界已有神學校供他們研究神學的課程，以備將來爲主之用。但是，在受教育的女子方面，沒有一所神學校，可使她們研究上帝的道，爲主的使者，將來赴中國新時代的女界中宣傳福音。

當民國成立未久，在南京有幾位女士起始創辦女神學校，就是費格會的領袖，易以斯帖女士（Miss Esther Butler），南長老會的畢來恩太太（Miss Frank Price），監理會的美麗女士（Miss Mary Culler White），美以美會的沙德納女士，（Miss E. C. Shaw）都同心努力辦這學校，擔任教授。她們都請她們的本公會派代表，赴這學校的工場作工。

試辦了幾年，覺得非常困難。就是學生很少，以及沒有合式的校舍，和各公會教員的住宅；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沙女士爲第一任校長，明女士行事有熱心的品性，對於學校，很有興趣。某日，她與易女士（Miss Butler）談及她有一個擴大的計劃，就是要另請講員，有兩三星期之特別演講，講員人才，不限於合辦的公會內。這種演講，可加增學生的課程，也是補教員人數的不足。

易女士回答說：「金寶恩能擔任此事。」

「我在夏令會已遇見金女士，無論何處，她有叫人佩服的態度；她是安靜而剛毅，有才能，並充滿基督，她不屬合辦學校的公會。但我沒有想到她是能來幫助我們的學校。但是易女士是預先洞悉的她認識金寶恩，所以她介紹她的名字於委員會，後來金寶恩應允我們的請求了。」

起初金女士是擔任功課的演講，她所教授的題目很明瞭的，是她的經驗。她已有二十年的出門傳道經驗。但是她很能解釋聖經，且有神學的靈智，豈不是她沒有坎拿大長老會派的意味。她有在蘇格蘭教會所受的聖經智識，她所講的是真理的基礎。「這講論，是否能栽培基督徒的信心和品格麼？」金女士常是這樣想，她不論演講或教授，她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引導學生與上帝更親近，願為主受苦作證。」（這是明女士述說的）

在董事會和教職員十分佩服金女士，金女士也佩服董事部與全校的師生。她只講了一些，這十五位或二十位有好品格和受訓練的學生，心裏的眼睛都明亮了。如果將自己完全奉獻給基督，她的生命，就有一個新服務的表顯。她們有一位中國教員李安逸女士，她是被聖經充滿，有

豐富的經驗，也看出這個新目標，那些青年女子，與其餘的人，爲何不能如她們一樣工作，在那些千萬不得救的姊妹身上？現在有了一個回答，就是中國的家庭，和兒童之需要的呼聲，會起來激動她們的靈心；使他們去做掃除老舊習俗，釋放被捆綁之生命的工作，因此她們受了教育，既令人尊敬，就以上帝的道教訓人，她們真被聖靈充滿，有基督的愛，爲別人的靈心而掛心，她們——這些青年女子在今日的需要中，可成了最好的佈道家及聖經教員。

金寶恩又得到南京女子神學校的請求，要她去作這種青年運動的領袖；但她不能離開神所派她的終身佈道工作，她由蘇州一個教會回來，在一九一四年的一月她寫信給她的妹妹說：

「請爲我們中國新年的大佈道禱告，那時一定有許多人要來聽道，

我們就是要得着他們使之信主。

我接到南京來信金陵女子神學校催逼我，到她們那裏去擔任一年的工作；可是我實在不能離開這裏的工作；這裏的工作，是何等的緊要，我還須到揚州以外更需要福音的地方去宣傳福音，你知道我的目的，「我若不傳福音，就有禍了。」南京的每一個委員寫給我一封信，但他們所有的意思，與我的才能，相差太遠了，他們想我是能擔負的，然而差不多我都不能做。」

在六個月以後，又寫信給她的妹妹說：

「中國各教會的代表，要我做金陵女子神學校的校長，我爲這事禱告，我是要多多的禱告，這是一種最緊要的工作；但是我還沒有知道是不是我的工作？學生都由中國各省而來，一個人能影響許多人。本年的

畢業典禮，是我在那裏致訓詞的；你知道我怕那些弟兄是在注意我的中國話，我盼望她們揀選，我是有別的理由，或者我是誤會了；但中國牧師們告訴我說明這是他們揀選我的理由，這請求都是同心一致的。」

但她多多禱告，她覺得應當做自由佈道的工作，有許多地方需要她傳福音，她不能因此放棄她的工作；所以她在神學的行政上，仍沒有參加。他雖不是神學的教員，但在一九一六年她接受董事部的規定，每年一二次到校教授演講，或主領靈修會。他豐富的靈應，和個人的人格，都如活水般，流與這些青年女子，她們真是無限量的佩服她，她這些年與中國青年女子接近，真是大大得了幫助。

在南京有一位金女士的同工寫着說：『金女士與學生交接，有一個良好的方法，她是易與人接近的，且與人表同情，凡事能設身處地的體

諒別人；她知道一些，就對她們講，她們覺得她是像中國人，並不看她是一個外國人，她們將心中一切的事，都要去告訴她；她每天有幾個鐘點，對她們一個一個作個人談道之工。

金女士校中談道時，以聖經爲根基，由自己的經驗，講到個人佈道最好的方法，如何與人接近？如何得着鄉間婦女的信仰？如何注意他們的習慣和態度？以致不得罪她們，如何接近進入人家去，和宣傳福音的舉止行動？她所講的適合學生的需要，常常從此得到靈心的幫助，希奇。她是十分通曉中文的意義，如她對每班學生指示她們，如何用「聖靈的寶劍」一樣」。

這些早年的學生中，有兩位是袁昶大臣的女兒，袁昶大臣是一九〇〇年，因未遵皇太后的命令將西國人滅除而受難，當他受難以後，他的

家族，改裝由北京逃出，經過了許多艱苦，逃至與上海相近的松江，他們在那裏與守寡的母親，成了一個家庭；那時他的女兒，沒有別法可以讀書，聽說松江有一個教會學校，是宣教士管理的，可以學習英文，她們就決定進這學校讀書。

她們進了基督教的學校，得着了許多文化，和新時代的學識；她們也得了基督，被主改變她們的生命，充滿了喜樂。她們離開那校以後，就進南京金陵女子神學院讀書，她們與金女士很接近，因之得了金女士的許多幫助，她們與她的友誼，一天深一天，現在這兩位女子，都已成婚，她們仍敬愛紀念金寶恩。」

在神學院又有一位畢業生焦維真女士，金女士特別與她有感情，她是成了一位最屬靈而有能力的中國聖經教員，她在青年基督徒運動中，

作了二十年的領袖，引導青年女子爲基督服務。

焦女士說：「我起初只知道少數的青年女子爲基督的緣故，情願犧牲服務，因此我求上帝多興起這樣的青年女子出來，爲主工作；但在今日的時代，大大改變了。上帝感動了許多青年女子，肯爲主去救人的靈魂，她們大半受家庭的逼迫，不許她們作傳道之工，但是，基督的愛激勵了她們，她們得勝了逼迫，離開家庭親戚爲主工作，我真覺得這些青年女子，實在是愛上帝；我想如果她們以後年老無家庭親戚可靠，這亦是一件難事，上帝將這事放在我的心中，我在上帝前禱告了幾年，求上帝預備一個地方，爲她們的靈心和身體作休息之所；去年（一九三二年）上帝應允了這禱告，他賜我一塊大地基和幾座房子，我盼望到這裏來休養靈心的人，組織兩個佈道團，一組專向非基督徒宣傳福音。一組在基

「督徒中做復興的工作。因為現今有許多的人，真是愛聽真道，如飢如渴。」

那些知道中國從前光景的人，看見上帝是如何在瞬息之間，改變了一切，為這些青年女子，開了傳道的門，真是叫她們佩服驚奇上帝的恩典，如何使焦維真女士見到這光景，並且因此而加增中國基督徒的信心，她近來曾說：「關係經濟問題，我們祇仰望上帝，沒有一個機關，或一個人，應許供給我們的需要。」

第七章 專心宣傳福音

當一九一四年的夏天，歐戰發生了，金寶恩與鄒女士和他們的女兒佩秋，在牯嶺避暑；金寶恩已在山上買了一所小平房，適在牯嶺的中部，可成爲牯嶺社交的會集所，那年夏天很是掛念那在遠方所親愛的人；那時很難得到由歐洲來的信息；在牯嶺休息的德國人、俄國人、日本人、是很多的，與英美兩國的人數相仿，他們都有親戚在西方，金女士的小妹妹（Christina）和他的丈夫安先生（Mr. George Irving）適在歐洲游歷，那時不論何人，不容易回到美國。

她們姊妹二人，相差十六歲，她們彼此有如母親與女兒的感情，現在有幾封信交與著者，以表金女士以後幾年，對於她妹妹的感情。

八月三日她寫信給她的妹妹，那日美國第一天捲入歐戰的旋渦。

「我昨天接到你從琉森來的信，我是希奇這戰爭阻擋了你們的計劃，不知要到甚麼時候？我確實知道你們，願意回美國，我們也是十分盼望你們能回美國，這兩國都是有名無實的基督徒，彼此相爭，昨天在禮拜堂內有一個禱告會，是多多為德國的佈道會禱告，這次的爭戰，他們將要發生經濟的困難，在這裏有許多德國的宣教士，有一個工場離開這裏不遠，有二位德國男子和二位俄國女士，我想難免要遇見經濟困難的事。

在本禮拜我們有特別的聚會，為中國人祈禱，我管理女子部的工作，在來山休息的人中工作，所以無論如何，我一定是到會。」

金女士雖離開揚州幾個禮拜，她的心仍負工作的責任。

『我們今天收到謝師母由他家中來的信，有一位慕道友將要死，現在我想一定是死了；在他病的時候，他已棄了假神，我覺得這樣的事，應當靠主的名字得勝，像這樣的事，常會發生許多問題。』

謝師母來信說：「仍沒有下雨，我們又要有饑荒了，揚州的人民，將雨神擡出來，賽會求雨，並爲他擺設筵席，過了二小時，大雨傾盆，但是到現在又一個月沒有雨了。」

你收到這信，我將要回到揚州了，請爲我禱告，我們中間幾個人盼望本年多結屬靈的果子；我們每日讀約翰福音十五章一節至十七節，盼望多結果子，特別多爲這事禱告，真奇妙，若一個人讀，而從那章中，會得了許多的新意義。」

使人心懷恨這戰事，已引入長期的相持，中國也加入了。金寶恩

仍能繼續她廣傳福音的工作，她常常遊行，探望教區內的工場，利謝師母的本鄉，並特別到一個地方去作工；那個地方叫邵伯，在那裏她開辦了一個青年女子學校。

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寫兩封信與她的妹妹。

「我在禮拜六晚間，很快樂接到你從魁北克寄來的信，我不知道你們到底有沒有離開歐洲？

我到了邵伯已有五天，我是否曾告訴你說？到去年我在南京，遇見一位青年基督徒男子，他有許多親戚，住在與邵伯相近的鄉間；那裏的人沒有聽見過福音；他在家中預備了地方，請他們來聽福音，我們在揚州，他來請我們和他同去，我們在末了幾天，就在那裏作工，這次得了各種的經驗；有幾處地方的人民懼怕我們，要求我們離開那裏，尤其是

一位青年男子，向我們大發憤怒，但在別的地方，我們有很好的光景，每個地方有許多人聽見了福音，我們在邵伯有許多信主的人，且與我們很親熱，在禮拜日有許多人來參加禮拜。但是有幾個人，因別的緣故不能來。」以下是第二封信：

「現在我們在船上，謝師母在我們離開以前來了，我們與她在岸上談話；直到聽見船鳴汽笛，我盼望你看見我們奔跑的情形，但離碼頭不遠，到船要開了，我們就跳上去。黃師母在奔跑的時候，將裙攝起，且一面笑着，但我在奔跑的時候不能笑。

在這些可怕的日子，我們看看前途，都是黑暗，但在我們的心中，有星光發現了，就是主再顯現的，盼望現在時候到了，我們都要擡起頭來。」

金女士有佈道的恩賜，已成爲衆所共知，所以在這秋季安徽蕪湖的教會來，請她去領會，她在輪船上寫的信說：

『現在正下雨，我穿了好的衣服，所以我盼望他有轎子來接我；我想到安徽的人民，不懂我的言語，叫我在夜間，生了一種驚怯；這裏是一個可怕的鄉間，他們的說法，有許多變換，無論如何，我必定倚靠聖靈，使我們有清楚的信息傳出去，昨天黃師母指着落山的日頭說：「我們的光陰如此。」並引用聖經的言語說：「黑夜已到，沒有人能作工了。」請爲我們宣道的工作禱告，使我們多傳福音，現在沒有什麼？比這更要緊的事，就是我們要傳福音給別人聽。』

金女士到某處，於路上寫這信告訴她的妹妹說：上帝是聽了她的懇求，幫助了她的言語。

『我們昨天下午，第一次聚會，我講的時候，懼怕戰兢，我怕他們不懂我的言語，但是他們都懂，每個人說：「啊！她是從揚州來的。」』

我問他們一個問題：「你要我爲你們作什麼？」

今天早晨我主領女教友的聚會，我講羅馬九章一至五節「大有憂愁

」。

(一) 保羅爲別人的靈魂掛心，爲誰呢？爲他自己的同胞，因那許多的人都沒有聽見耶穌。

(二) 什麼叫你憂愁？是不是因你自己個人的問題而憂愁，還是因人未得救而憂愁？

(三) 保羅說：「若是以色列人得救，就是自己受咒詛，也是願意的，」主耶穌實在爲我們成了咒詛。」

一個月以後，金女士在南京主領很要緊的聚會，就是在女界之中，那時有鄰近各省的學校的女傳道，及成年學生五百人，參加這會，在此遇見一位青年女子蔡素娟女士，她的父親曾爲前清大臣，那時她做安汝慈女士的繙譯。

「我在南京是很忙，因爲一天到晚有聚會；我盼望安汝慈女士能講中國話，她是真好。」

曹醫生昨晚請吃筵席，被請者是石美玉醫士、蔡素娟女士，另有其他幾個中國的尊貴女士們，只有我是西國人；曹醫生是一個熱心的基督徒，做了可愛的工作，你要驚奇的熱望這幾位女士們。」

聚會完了，她在早晨四時乘火車回揚州，但那時天寒，她忍受了寒冷，她寫信說：「天氣是十分冷，好像要下雪。」到了揚州不多時，她

就再到邵伯去，她與謝師母和幾位基督徒在那裏過中國新年。

『我現在是在到邵伯去的小輪船上，等它開船，我已等了許多的時候；這船開的時間，是沒有一定的，他們要等客人滿了纔開，如果未滿，他們就要在那裏等客。』

謝師母身體不如從前了，因她是年老，明年就是六十歲——我聽說她們有一禮物送她，就是要爲她預備壽衣，你要以爲希奇，然對於我們是很平常的，她要叫她們做白色的，要穿天堂的顏色，每一個人都希奇着問：爲什麼要做白色？因此，我們有一個好機會講天堂給他們聽了。

許多人來送我，說：「再會！再會！」船將要開了，今年是一個嚴寒的冬天，今天是十分冷，但春天要到了，許多人在這嚴寒中，無衣無食，真是可憐。本禮拜內，我們有一位鄉間的女教友去世了；我們的牧

師去看她，她是很快樂，當她生病時，她背誦平日所愛說的聖經，她家中已應允不依外教的禮儀行喪禮。

船現在開了，但是水手彼此相爭，破口咒罵，言語真是可怕，我不明白爲何他們彼此要咒罵他們的列祖？」

次日是星期日，金女士在邵伯的學校中，忙於聚會；在聚會中間，還去探望小學生的家族，那時獲得機會，與他們商量課程的事；因爲學校教他們的子女學算術，他們大不滿意，金女士的同工桑女士是一個大幫助者，是一個可愛的女子，她從前在揚州讀書，金女士向邵伯小學生的母親再三證明桑女士教算術，或其他外國書籍，毫無一些錯誤之處。

回到揚州之後，她們在這舊曆的新年，舉行大佈道，金女士寫信說：天天有許多婦女來集會，且有幾位立志要信主。

「今天晚上我是疲乏，但是聚會很安靜，所以講的時候，較在鄉間便當。……我雖然疲乏，但我很合適的地方睡覺，就是在我房外的陽臺上。」

那個小陽臺，聯了一個長的房間，門開向宿舍，確是一個僻靜地方，以前金女士寫着說：「朝南是冷而安靜的地方，東面將簾子掛上，可以遮蔽風雨，流通空氣，著者再加上她的信，說到那新年禮拜中的光景。

「昨天我寫到末了一句，我是有些快樂，我去睡在小陽臺上的牀上，但在夜間起了暴風，恍如加利福尼亞灣的暴風，有時月亮發光，有時下雨，我的牀被打擊，因此我不能安睡。」

接續的信說：

「我們今天的聚會人是很多，却是沒有昨天安靜；散會後沒有許多

人，留在這裏，我想不論在什麼聚會中有一個錯誤，就是講得太長，你知道我歡喜短的……我們有短的禱告文，印在紅紙上，交與他們帶回家，那是一首短的副歌「求主潔淨我」。我們每次的聚會，都唱這樣的副歌。

這戰爭的信息，是十分猛烈，我希奇不知今年（一九一五年）要停止否？皓如（Emmie）接到從英國來的憂愁的信。」

一年以後，鄒女士的假期到了；她回國了。她在英國，被阻二年餘，但是這猛烈的戰事，仍未停止，使她親愛的朋友們很難受，但是揚州的學校，沒有什麼影響，這學校由一位很有文化的賴恩彩女士（Miss Bertha Lains）擔任，她是聰明，且虔誠愛主，也感動了金寶恩的心。

金女士多看每一個人的長處，且將他的長處，加以栽培；她有愛心，因此使她對於人人都有一種可樂的信息（指人的長處言）。在一九一

五年的秋季，預備去領兩省的聯合聚會，在她動身之前，寫信給她的妹妹安太太（Mrs. Irving）說：

「我將上帝的福音傳給凡我遇見的人，也是將我自己的^{生活}給他們，請爲我禱告，使我能實在去做，有時我是私心盼望有一個安靜的生活，就是願意離開羣衆，有一些安靜的時候；但是當我懷有這種盼望的時候，我就不快樂。我聽見施先生（Mr. Robert Spear）在某地勸勉宣教士說：要由人羣中出來；但我若遠離人羣，站在一個外國人的地位上，我就不知道如何行？」

她們由揚州到一個城要一天的路程，金寶恩喜歡探望那地，因爲掛念那裏的宣教士，也因要看她們屬靈的工作；他第一次去，就遭遇想不到的困難；她知道這聚會是很要緊的，她就與一位得力的幫手同去，這

一個女子，是上等家庭的出身，她是在邵女士的學校內讀書的，在金女士的聚會中，就接受了基督；她是受教育的青年女子，有火熱的心服事基督，現在是練習傳道；這位就是桑女士，她們都是看着她改變的。金女士寫她們這次旅行的經歷道：

「我們於昨天早晨七時乘輪船離開邵伯，到這裏已晚間十時了；桑女士和我同來，她出門年齡太輕，但她已是一個得救的人，能講這地的言語，她的家離開這裏只有五十英哩，不過交通不便。

昨晚沒有一個人來接我們，你可以稍爲理想我們的光景，我們整天在擁擠的船上，疲乏如死；到了那裏，在烏黑的夜間的挑夫中間，幸有一位基督徒男子，領我們到教會住宅，我們不知道住宅在什麼地方如你一樣？我們沒有燈籠在這黑夜中，跟踏行路，這位君子跟了挑夫一同走

，當我們到了住宅，那主人適出來迎接我們。」

一年以後，他坐自己的船，在運河內寫的信說：

「我在徽州，已經四天了，是在南長老會主領特別的聚會，路程艱難，但我們有好的聚會，宣教士都好……冬季做這樣的工作，不是最合適，但我已應允了，這裏有許多婦女，情願信主；她們有各種工作，和良好的計劃，就是以不同的方法來作佈道之工。

天氣是很冷，不能握筆，但我仍要寫一信給你，因我們到了清江浦，舉行大聚會，沒有時間可多寫了；天氣這樣冷，某女士與我都用鴨絨作被，她對於這聚會是快樂，她是十分幫助我，且自己也得了許多益處；如她不出嫁則更好，但她一定是願意的，現在天黑了，不能見物了，我快樂今天晚上有燈籠。」（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寫）

某女士與我方纔到禮拜堂去看坐位，我們預備一百個位置；某女士在每一個空隙內亦排入椅凳，於是至少可坐兩百人，（次日寫的）

我們的座位都滿了，然後將門關閉，聚會的精神很好，我講了四十分鐘以後，某女士做見證，我們來到主的面前，他的能力與我們同在，大大的彰顯了他的權能；有幾個人痛悔流淚，有許多人已接受救法了。

第八章 中國朋友

當時在揚州學校中，有一個學生被主大大的改變，成爲合用的器皿；她的名叫愷悌 (Katie)。當她初到學校時，她沒有一樣長處。她們寫信給介紹她的人說：「你使她爲難了。」但金女士很有識人的本能，她就暗暗的引導她，與她表同情，後來她的心完全改變了；基督的生命，在她裏面，一天豐盛一天，她在校中成爲一個有能力吸引人的人。

近來她用簡單的英文說：『主給我另一個心，這個心是愛讀聖經，若有一個早晨不早起祈禱讀經，我就覺得彷彿失了美好的東西；從那一天一天更認識主，好像有人天天對我說：「此地凡事是爲着你預備的，使你可使用。」』

她又說：「我是很愛讀聖經，也是以讀經的事看爲寶貴；每天早晨未搖起身鈴以前，我早已起身了，我很安靜的，走到園中，在那裏有一個假山的石洞，我可以在那裏個人讀經祈禱，我心真是快樂；因有這一個隱僻處，可以使我安靜與上帝相交，其餘的學生，也愛讀聖經；但方法不同，我從起身讀至搖起身鈴爲止；我沒有他事分心，只有上帝的話，在我心中；我每天按次序，讀舊約，利新約，我這樣學習它，是我的主叫我的心與他親近，自早到晚，我也學習不住的禱告與主言談。」

她有這樣快樂的生命，使她不能隱忍，只有向校中同學歡然述說，過了三年，她畢業之後，留校教授，因她的改變，影響了全校的學生，都有豐富的靈命和主的喜樂；這是校中第二次的奮興，有許多學生悔改歸主；那時校中的九十個學生，課室與宿舍，均覺擁擠，但是基督徒的

學生，都學習有一個隱藏的生活，由上面得着能力剛強她們的信心。
賴女士常常看見愷悌在息燈以後，許多時候仍跪在牀旁禱告；她在全校設立了禱告團，天天有小禱告會，爲她們靈心的需要，爲讀書和她們的家庭禱告；她們在讀書或遊戲的時候，都是顯出十分快樂的樣子；如有困難發生，只要愷悌講幾句話就解決了。

上帝又在一個富貴浪費的家庭中，揀選了一位太太與金女士同工，她在家中曾受了許多的苦。

她幼年時，在嚴厲的繼母手下度日，從不知道何爲愛，她的家庭是舊式的，一切禮儀頑固不變；全家是在賭博浪費宴樂中找生活；天天直至深夜。這個小女子，痛苦的小足，天天要站在那裏伺候父親母親或祖父祖母，直至他們賭博宴樂散了，然後陪他們到房間內，仍要站在那裏

侍奉，待他們都睡了，方可退去，她這受痛的小足，不許她坐下，也不許她有何哀告之聲。

她年稍長，心中憂悶，在她的生活中，沒有樂趣，沒有盼望，她就抱了厭世主義，要出家爲尼。他們知道了她的情形，就替她訂婚出嫁，她覺得自己對於這事，不能做什麼？當她十四歲時，就嫁與一位不認識的男子；是官宦家庭中的兒子。他們家庭中有老習慣，就是不許他們彼此講話，這是實在的；這位郭太太自己告訴著者，說：「她從來沒有與她丈夫講一句話，直至生了頭胎的小孩，如她不論在何房內，他的丈夫來到他們中間，她就要立刻出去。」

其姑是一個性情急躁的婦人，有一次她病重了，這位媳婦知道其姑意中需要什麼？她就割股煨湯奉與姑吃（著者眼見她的創痕有二三寸長

），這位病人好了，但仍如從前一樣悍不講理，一些時候也不許她的媳婦與他們同餐；說她擾亂了家庭，遭遇不幸的事，他的媳婦就是每天在她的旁邊，用各種方法服事她，爲她預備食物奉給她吃，跪在她的牀旁服事，雖然如此，仍飽受了她的虐待和咒詛。

以後更不好了，她的丈夫完全放蕩，她的兒女生病一個一個都死了；她生了八個，死了六個；她的身體受苦，心也碎了，她眼見丈夫夜夜叫了許多唱戲的妓女，和她們一同宴樂吃酒；後來他帶了一個妾回家了，妾是一個品格不好的女人，郭太太見這情形，差不多不能擔當，但沒有救助的法子；她有一個已出嫁的她所疼愛的女兒，忽然患病死了，郭太太一些都不知道她女兒患病，待她去看女兒時，已是一個屍首了，她受了這種刺激，暈厥過去幾個鐘點；她的快樂和盼望完全沒有了。

她的兒子長大了，但是加了她的憂愁，當她的丈夫死後，就離開家庭，回到她的外祖母那裏；她天天以賭博散心，夜間痛哭幾小時，她的外祖母是信佛教的，同她到皮市街去看外國人，使她散心；那天適是禮拜日，她們就到禮拜堂去，進了慕道友的班，她們第一次聽見講到一位救主的愛。郭太太聽着，她的心被道緊握了，無論如何，不能不來聚會；每禮拜日，她來聽福音，得了許多的安慰；但她要知道耶穌是不是活上帝，若然是的，要顯一個神蹟給她看，她就爲她失業的兒子禱告，如有上帝在這十日內使他尋到職務，她等候注意這禱告的應驗到了；第六天有一個人到她家中同她的兒子去擔任一個好位置，她信服了她做基督徒；毫無懼怕。每個禮拜，用她的小足，走在街上，跑來跑去，爲主工作，真是不容易；以前她從未一個人走在街上，她完全不認識道路，但

主是幫助了她，她的信心增長，且在主內的喜樂，大大加增，好像她有翅膀，如同能飛的一樣。

她實在是進了新的環境，但她的困難又來了，雖有這些難處，她覺得爲基督的緣故受苦，心中仍是快樂，她的外祖母和同族的人都逼迫她，她丈夫的親戚，向她發怒，她的兒子知道母親吃了洋教，以爲羞辱了家庭；立誓要將母親放在麻袋內，拋於河中。這種行爲是悖逆的舉動，所以這青年男子的惡念不易立刻實行，當那時這位太太，「順服三代，第一代受父親的束縛，第二代受丈夫的管束，第三代受兒子的威嚇。」知道她的兒子恐嚇她，不許她去受洗的言動，已得同族的贊同，但她並不懼怕，仍去進教，因她得了皮市街新朋友，都爲她禱告的力量。

不久她的兒子患猩紅熱病，並且頸項上生一個膿瘡，病勢很重，那

時郭太太去看他。

她說：「因你辱罵你的母親，上帝是責罰你。」她那夜住在那裏，整夜爲兒子禱告，上帝是聽了她的禱告，在天亮以前，她的兒子看見了一個大光，光中有一個人穿了白衣來對他說：「除去黑的藥，和貼在那瘡口上的膏藥，就必痊癒，」他就照樣行了，第二天那瘡破頭了，果然好了，從此以後，不再因他的母親做基督徒而逼迫她，但自己仍然是走在危險的路上，以其他的事情來攪擾他的母親。

郭太太已與金女士和賴女士同住，她是她們一個尊貴的同工，她的兒子和媳婦，仍常來纏繞她，因此金女士將她安放在揚州的一個鄉下作工，因爲在那裏可使她得大平安。她是多多因自己得拯救感謝而禱告，她每禮拜日早晨禁食，爲她的兒子禱告；但以後仍有上述這樣的困難，

金女士是十分愛郭太太。郭太太說：「金女士的愛，勝過一個母親的愛。」她仍時常與金女士一同代禱，金女士逝世以前，並未看見效果，但近來著者到揚州，郭太太與教友們所派來歡迎的代表，一同站在城外問安，和介紹以後，這位郭太太第一件事，就說：

「我要告訴你們，我的兒子已重生了。」他的心真是充滿了快樂，她接着說：「就是他。」他是個高大且美觀的人，「他實在重生了。」看見了他，就證明了他的生命的改變，是上帝的恩典。

在揚州學校有一位學生名佩秋，她是郭女士的義女；金寶恩是她的姨母，她在全校的學生中是最順服宣教士的指導的，她沒有嗜好，且很節儉，及至長成了，為學校當局一個最信任的幫辦，也是一個良好的教員，她出閣以後，生了子女，仍為郭金二人所親愛的女兒。

有一位中國朋友王載先生，是福州的富家的子弟，爲海軍將官，他生命的改變，是受他妻子的感化；當他聽得自己的未婚妻，已悔改信主，就非常憂愁，他決定一個主意，就是到結婚以後，要除去她的宗教觀念；但結婚以後，他的夫人，每早夜仍讀聖經祈禱，他雖日夜嘲笑，待她非禮，向她發怒，她仍是常常存着忍耐溫和的態度，這樣使她的丈夫希奇這宗教，究竟有什麼能力？

他就暗暗的拿了她的聖經，依照每天在聖經上劃的記號而誦讀；將他妻子所愛的聖經章節，都記憶於心中，他見他夫人的生活與聖經合一，真是藉着聖經和他夫人的生活，上帝在他心中，做了深奧的工作，他研究了許久時候，也悔改了，他就開始禱告接受了救主。

因此他離了海軍的職務，爲主作工，他的家庭和父親，非常反對。

然他們二人十分勇敢，而靠信心作工，他到各地為主宣傳福音，他家中不供給他一文錢，但他相信主必爲他預備物質的需要。

我們聽見他在鎮江，要請他來揚州領會，但到了所約的時候，他沒有到；金女士心中失望，因她自己是守約的人，從不肯誤時的，因此她歡迎王載的心，就冷淡了。過了三天，王載來了，金女士立刻改變了對他的思想，他在揚州一禮拜，每天佈道，聽者擁擠不堪；上帝大大祝福了這集會，他依照聖經講真理，舊約他已讀過七遍，新約讀過十四遍，每早晨六時起身讀經，每天有一個規約，「不讀聖經，不吃早餐。」以上是賴女士追述的。

這位青年的佈道家，常常快樂，他是深深愛主，熱心救人的靈魂；因此大大感動了金寶恩的心，可說這位佈道家是很合她心意的人；在一

九二二年十二月，她寫信給她的妹妹，提及王載的事。

『王載先生在揚州領的聚會，真是顯出上帝奇妙的大能，我真是盼望你，能認識他，他祇二十五歲，五年前方聽見福音，那時就悔改信主，現在他心裏火熱服事救主，他是熟讀聖經，常常引用中英文經文，他的家庭雖有財產，却毫不向家庭求經濟上的輔助；他每天過信心的生活，隨時隨地，宣傳主的福音。』

那時在揚州有許多人悔改信主，硬心的罪人也悔改了；他如一個代求者，勸人與上帝和好，他口中流出火熱的言語，慈愛的言語，他也是愛我們（宣教士）；他從未見一個外國人穿中國衣服，他看見我着了中國服裝，他很快樂，立刻就叫我「母親」。』

王載先生以後又來到揚州，金女士不但做他名義上的母親，也在實

實際上大大的幫助了他的靈心，她借書給他看，與他同讀同禱告，真如母親教養她的兒女；他也尊重金女士，和她的靈心生活。那時金女士很快樂，又認識一位中國朋友寄歸先生來到揚州，他盼望他所做的一種極大的工作，可得金女士的幫助，他早年做牧師，覺得要多研究上帝的道，與他同工的宣教士就介紹他進入司可福的函授科，他決心多學英文，可以明曉所讀的；因為函授科的課本，還沒有譯成中文，他費了幾年的辛苦和忍耐研究這函授科，他盼望這種課程可幫助他同等的人，和中國各等的基督徒。這課程有十卷把它譯成中文，真是極大的負擔，但他未來揚州以前起始繙譯，且譯得很好；他在揚州六年之久，與金女士和賴女士彼此交往，得他們的幫助，以後回到長沙，不多時這工作實地的成功了。

他那幾年的工作，蒙主祝福，含有非常的靈心的力量，且是能多幫助他人。賴女士說：「他有一個習慣，在未出太陽以前，必須起身，靜默跪下在上帝面前等候。」

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中國人，如此謙卑多禱告，他常說如日已出而他仍睡在床上，他真是慚愧，所以在日出以前，就要起身禱告，然後領家庭的早禱會；那日上帝就將他的道賜給他，所以他常有新的信息。」

他這樣的熱誠靈心，日日增長，實在是金女士一個合意的同工，現在成牧師是在長沙湖南聖經學校任職，他常常要回想在揚州已過的幾年，如何得到金女士許多的幫助，且受了她許多的感化。

這時金女士要由她久居的家庭，就是由學校中遷居他處；鄒女士在一九一八年返華，那年歐戰停止了；昔日的快樂，又恢復了；但鄒女士

的身體欠適，須要一位青年的同工幫助她，賴女士在那裏相助學校和城市的工作；直至陶女士（Miss Doris Todman）來華，她是英國人，畢業於大學，適合於作鄒女士的幫手，也是鄒女士的繼任者；那時校舍不敷應用，又有一個新計劃了。

金女士遷居於皮市街，與賴恩彩同住，並與之同工；這是金寶恩在中國第一次的遷移，郭太太也與他們同居，金女士好動的心，使中國朋友和凡拜訪她的人，都得着許多益處，這好動的心，是她的特色。

她在這所愛的城內，勞苦工作，二十餘年；她走在街上，每個人都認識她，稱她我們的金教士；她穿了中國衣服，貧富都與她相識，做他們的朋友；她的家中，只見中國客人去拜望。她在客廳樓上，有二個房間，南面有一個陽臺，下面有一個小花園，並有一大間爲聚會室，還有

一狹長的空房間，及一個竈間，樓上有一個小膳室；此室以後在某時期中，作爲戴得生先生 (Mr. Hudson Taylor) 的事務室，客室內的佈置很簡單，完全是家庭式；她們不論一人或二人在家，無論何時都歡喜中國朋友來，老幼貧富都爲她們歡迎的。她們有一個寬大的生活，與衆人交往，她誠實的說：「你們以後就知道我在你們中間，始終爲人如何？」

她們在皮市街，第一次有一位由坎拿大來的朋友來拜望，那是蒙特利奧城的朋友，現嫁與一位在河南傳福音的宣教士；這位女子從前是金女士 聖經班內的學員，並幫助金女士在格力風鎮的工作，現在是來師母 (Mrs. Percy Leslie)，這次能來揚州拜訪寶恩，而得重敘之樂，且可認識她的許多中國朋友。

「那個禮拜，是最快樂的時間，金女士已領我們參觀各處，我們坐

了黃包車，周遊全城，並買一些物品，我們去看戴醫生（Dr. Taylor）的醫院，並去參觀別的教會，和幾處學校，時間雖不多，寶恩這樣領導我們，真是快樂。如她在家也這樣領導別人的；她的大門，自早到晚，都是開着，使人隨意進去得機會聽福音，樓下的婦女聚會室，適與街道接近，自早至晚，有人坐在那裏對來者宣傳救主的愛。」以上是來師母寫的。

在這時金女士寫一信給她的妹妹安師母（Mrs. Irving）：

「我們有一種極大的工作，就是開了兩扇門，讓男子婦女，都可進來；我們有一個人在那裏，對凡進來探望的人宣講福音，無論何時，若那扇門是關了，就必要注意過路人的聲音，我常常是留心聽那外面敲門，或呼喊的聲音，免得使他們失了聽福音的機會。」

第九章 天家

在這些年間，金寶恩愛她家庭的心仍如昔日，她的家庭中，那時有兩位親屬已經去世。他們的感情很好，一是她的同胞兄弟，一是她的伯父，二位男子有才能，擔負他們的事業，很有功效；有屬世的智識；也是愛上帝多祈禱的人，他們的經濟，也是富裕。

金女士的兄弟金威廉先生（Mr. William Yule King），是在坎拿大為商，也是管理金女士的經濟的人；他的身體在姊妹弟兄中間是最強健的，他的姊妹也是很放心；他們姊弟二人，非常友愛；金女士回坎，或由坎來華，這位弟弟必費五日的路程，由蒙特利奧城，到凡庫非去迎接她，或歡送她。某年金先生偕金太太來華遊歷，寶恩陪他們幾個星期，遊覽

河南，及其他諸省；他們這次的遊歷，看見了他姊姊宣教士生活的痕跡，他得了許多的益處。未幾金先生完全得他夫人的同意，離開他巨商的地位，撇棄蒙特利奧城內的華麗住宅，加入本國的內地會義務工作；這幾年他們很滿意自己所做的工作，起初金先生（Mr. King）在多倫多任會計和書記之職，後來到菲列得爾菲，就在這裏離世歸天。

他年四十八歲，在教會任事七年，真可爲人類的模範。寶恩並不因她可愛的弟弟，在頃刻之間，被主召回天家而憂愁；因爲她的弟弟，一生愛主，順服主的旨意，以下一首短讚美詩，就是他終身最歡喜的，可拿來代表他的人格。

謙卑再謙卑，
在十架下。

世寶如塵土，
泡影虛假。

榮光救主腳前，我今俯求。

謙卑再謙卑，主爲萬有。

他的夫人，是一個屬靈的基督徒；她丈夫死後，不到一年，就來華爲宣教士，先進入華言學校讀書，一九二五年，寶恩患重病，生命很是危險，金太太在她的旁邊服事她，明年二月，寶恩寫信給她的妹妹們說：「我在耶穌聖誕節生病，光陰很快，正月已過了，這月中本有許多的工作要做，但也是上帝對於我的旨意，守貞（Catherine 金太太）是很愛我，以前沒有覺得，她這樣愛我，她願意我得着每一樣東西，她想我的病是緊要，她日夜在這裏爲我煮食物；但我自己不知道，後來她們告訴我，也是煩擾了賴女士。

現在我是好了許多，不多時就可復原，在中國的新年，我們仍有許

多客人，現在是吃點心的時候了，已有六位太太來了，她們是在這裏吃點心。」

金寶恩的身體復原了；她常患肺炎，因她常常出門佈道，實在耗費精神過甚，在這時她的信上常說：「老了！」她在中國勞心勞力作工，沒有休息，邵女士已於一九二四年回到天家，已得了她的獎賞，這學校的工作已交與青年的同工陶集成（Doris Todman），那些日子由她的信中，可以看出，她有幾樣掛慮的事，她的信上接着說：

「你能猜想我生病時的情形麼？賴女士一個月中，負了重擔，就是擔負全校學生和青年婦女的責任；城廂附近已發現不幸的事，所以在城內不論何時，或日間，或夜間，都可發生搶掠；總而言之，我常常勸勉將各種的難處和重擔，帶到主前禱告，那時我病沉重，不能告訴你，城

內是如何驚慌，她們常常思議，如果她們需要逃走時，對於我怎樣安排呢？

你記得海女士（Miss Hauegal）的詩，是如何起頭的？當我生病時，常有一節詩在我心中，（求主所流的寶血，洗我罪惡，使我清潔。）

所以當四面患難圍繞時，同時也得了許多的安慰。在中國目前的時日，真是黑暗，但是在暴怒穹蒼之上，仍有以西結所看見的那天堂的異像，「有一個人坐在寶座上，好像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

本年夏初，她在病後寫給安師母的信：「這些奇異的日子內，我的思想常與你同在，我們是如何憂愁阿！若然我返家，也不過有很少的時間了，「我雖離家很遠，但黑夜已深。」我希奇你所看的報紙上的話，報紙上有許多謊言，現在看來，時局仍不能平靜，求上帝赦免他們，使

戰爭止息，禮拜六鎮江已被匪徒搶掠。（鎮江到揚州，只有半日的路程。）西國婦女都上了揚子江中的兵艦，至於我們沒有什麼計劃，也不能做什麼？」

各學校均已放假，我們仍開課，我少了賴女士的幫忙（賴女士已回國）；王牧師和王師母（Oh's）不與我們相近；我們沒有人敢冒險走在街上，我自己每天到學校中去，若不去，集成（Doh's）太冷靜了，她很勇敢負這重擔，她不發一言，很剛強做她的工作。我在家中是一個人，她們要我離開這裏，與他們同居；但我不要在中國朋友前顯出懼怕的心，我是有滿足的快樂，不要爲我掛心，主與我同在，這是何等的寶貴，「這是主走的道路，我們僕人豈不是要跟隨他的腳蹤行麼？」

中國的時局惡劣，秩序紊亂，這時世界大戰已結束：中國盼望收回

山東的膠州，那膠州是德國轉讓與日本，日本且向中國提出其他的要求，因此發生反日運動；一九一九年五月，先有中日學生互擊之事，引起北京全體學生，舉行反日運動；這個運動很有效果，能力很大，全國學生，組織反日會，先抵制日貨，然後再行別的政策；那時愛國的熱心，發爲口號，各處都聽得呼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家，修改不平等條約」等口號；那時政府也沒有力量阻制，國中許多地方匪徒猖獗，軍人的武力，只能保護自己，看來祇有學生，才是共和國家的助力。

人民對於學生運動，如由夢中醒悟過來，覺得以前的舊方法，不能久存，也不適用於新的情形中了；他們都依賴新的方法，就是要由青年人起來改良。（以上是一位中國領袖寫的。）

新時代的雜誌報章，遍滿於中國，每天在文字上講許多新方法，通

告人民；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零年時代政策的雜誌，共出版四百種，（抄錄他書）不幸學生的組織，於一九一九年被一羣急進的人管理引導，輕視學校的規條，並領導學生，頻頻罷課；因此難得平安，每日有學生罷課之事，一九二二年報載有一百零六個學校罷課；尙有其餘罷課的學校，未曾報告，不詳其數。嗣後學生團體，舉行反宗教運動反對儒教，並反對其餘的宗教，此時基督教的信心，受了許多試煉，學生們對於宗教的態度，以爲「凡宗教都是一種毒藥」，有一冊書上說：

「宗教的時代，在世界上已過去了，現在是到了科學時代，不需要宗教了。這是事實，在西方宗教也成爲死物了。」

非基督教的同盟會，於一九二二年新夏所發的宣言書說：

「宗教的罪孽，真是說不勝說；講到道德方面，叫人順服做道德律

法的奴僕。講到物質方面，叫信徒看輕世界，且叫人夢想天堂與地獄，謬謂這有形的世界，都要毀滅，這種教訓，毫無價值，它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在各種宗教之中，基督教是最可惡。提到基督教的罪惡，叫我們的頭髮都要豎起來。它的陰謀就是專制和勢利的手段，現在基督教的情形，一天興盛一天，如果讓它這樣向前，更得勝利，那麼專制的方法，必更有能力。基督教是人類公共的仇敵，與帝國主義資本家相同；他們有一種最普通的方法，就是以軟弱的國家，供其利用，這是衆所共知的事實；若今日不努力，將這惡剿滅，將來的危險，更不能測度了……」

這宣言發遍全國，激動學生團體，對於基督教先生了懼怕和仇恨的心理，那時全國都反對基督教，真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樣；當

時中國的基督徒，覺悟教會的事務，被西國宣教士全權掌握，有些不安，中國教會的領袖，亦應擔負教會的責任，金寶恩不論做什麼事，她有一個方針，就是要與中國朋友及同工從長商量，並不看他們是代理的人，或是手下的人，而有兩樣的對待。

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上海發生了意外的事件，於是人民很劇烈的反對西國人，全國都受一種虛驚，那時人民非常忿怒，要求伸張公義，並要報仇，所以領事下令，叫宣教士都要離開內地；揚州特別受到影響；宣教士都陸續離去，有一部份的基督徒，與西教士爲友者，非常危險，但金女士却沒有遇着困難，因他與一位同工已到上海。

『我們到了上海，某天，金女士從主日學晨報中，看見一首短詩，這詩中的大意，是要求上帝給一個合宜的工場，這首詩很合她意，她就

照那首詩的意思祈禱，求上帝給一個美好的應允——

那時我們住在上海法租界貝當路安慈汝女士的家中，安女士現在去赴北戴河的靈修會，她很歡喜以住屋借給我們；那禮拜日的早晨，她家中的女僕來到金女士前問道：「你今天歡喜和我同去做禮拜麼？我可以領你到小的禮拜堂裏去，是你從來沒有聽見的這個地方。」

金女士歡喜同她去，但不允我去，因為覺得一個外國人已經夠了；她回來以後，那種快樂的情狀，使我不能忘記，她所去的地方，是在她的意想之外，上帝真是應允了，她依照那首短詩的禱告，那裏是有誠心信主的一個小團體，他們都是中國人，沒有外國人爲領袖；他們都十分熱心，宣傳福音，一同擘餅，他們十分歡迎；並請她再來，她得了服務的工場，是她的天父派給她的。那日晚上，他將上帝的道，讀而又讀，

她已得了許多意義，這工場果然是她歡喜的。」（以上數段是陶集成女士寫的。）

那些日子在上海，海中有許多兵艦，金女士渴望回揚州，但沒有得領事的應允，聽說揚州大亂，在一小時內，人民都逃避他處，不負責的軍隊也退走了，不知要發生什麼事情？但那禮拜日，上海却平安無事。

『外面雖有許多憂愁的事，犯罪的事，及逼迫基督教的事；但我的心却是安適，現有一件事實，就是有位寧波牧師，宣傳福音，不提及政治，和其餘的事；他們請我講，我是歡喜講給他們聽，我將那些人對於寧波牧師所講的，不甚明白之處，我再講給他們聽，講了少許時候，我的心向他們更勇敢，許多聽者是揚州人，我問他們懂不懂我的言語？他們都喊道：「我們懂的，講下去！講下去！」』

當時我稍有懼怕的心，因聽者擁擠，恐累及巡捕來干涉，但沒有什麼事發生，雖人是衆多，都是非常禮貌，我回家後讚美上帝，藉着他的兒女，傳揚他的愛。」（金女士寫的）

當這不得意的時候，能在上海有機會爲主作工，又能去探望濟良所，心中真是快樂。

那些患難時日中，金女士雖避難於滬地，而有特別爲主作工的機會，這是金女士最大的喜樂，她現今爲主而作的一種工作，令她回想她青年時代爲主作工之情形，在上海她看見許多黑暗悲慘的事，過於她昔日在蒙特利奧城所遇見的，且也是更彰顯基督救人的能力；幾年前她曾去探望上海的濟良所，那時她爲主作證，有許多青年女子，藉着她的佈道而得救。現在是正月，天氣寒冷，風雪交加，這時金女士最快樂，能有

機會再去探望濟良所，並且看見那些婦女，藉着上帝的恩典，將她們的生命都改變了，她寫信給她的妹妹安師母說：

「這裏有一百八十個女子，我盼望你能看見她們每一個人都有可怕的歷史，但現在靠主羔羊的血已洗淨了；她們做基督徒的經驗是奇妙的，我在中國所經過的各學校，沒有一個學校的學生，如她們這樣光明的。」

現在傅女士 (Miss Abercrombie) 請我在她們中間領特別的聚會，因有許多新來的女子，是由揚州來的，我對她們講的時候，真是盼望，你能看見她們的面貌，有人是悲傷，有人是喜樂，她們都要聽上帝的道；我就對她們說：凡來到耶穌前的，都必得救，她們都擁擠前來到我面前，我的心真是碎了，整天忍耐聽她們一個一個講自己的歷史，如此接

續講了五天，到昨天晚上，我是沒有精神了。傅女士就叫她們都回去。

阿！是什麼歷史呢？真是可憐，有人受凶惡的鞭打，將大拇指吊着懸掛幾個鐘點，飽受毒打，手指脫節。又有兩個揚州女子，有一個說她是被拐騙到上海作工，她已做了兩禮拜的妓女，她不願意，因此她的主人將她鞭打，全身青黑，沒有一塊完好的皮膚；她就逃走。她的事明天要在法庭開審，每一件這樣的訟事，都是濟良所出庭辦理的。

「今天早上我不願意離開這裏，我祇告訴你幾個基督徒女子的事；此地許多親愛的女士們，做了犧牲的工作，她們有一個好的小醫院，許多學生是患肺病，我在她們中間都做了個人佈道的工作，且爲將死者禱告，我沒有想到。我要感謝主，因我能講揚州言語，容易使人明白；請你爲這七十個要接受耶穌的學生禱告，有幾位明白一些。但她們是需要

主，我想她們真實的要回頭向天路走了，基督的血，何等的寶貝；他潔淨一切的罪，我教他們唱一首副歌。（主大愛尋找那疲倦在罪惡裏的我。）

愛何大，尋找我。 血何寶，洗淨我。

恩何寬，領我歸回羣中。

恩何寬，領我歸回羣中。

金寶恩雖居上海，但她的心很繫念揚州，好像是背了一個十字架；可是今日却成了她的歡樂，因她又得着機會爲主作工，她在濟良所內，已領了許多學生到救主面前；西國教士請她與她們同住，因她們中間，又來了一羣揚州女子。

「昨日我領了三次聚會，我本來想領一次，但有許多學生渴望得着

主恩，上午作了個人談道之工，她們都是有悽慘的歷史。

昨天有一位十三歲的女孩逝世了，她進濟良所兩年，她來的時候，已有很重的疾病，惟拖延至今，有時略見痊愈，有時仍然如昔，她是愛主，臨死非常平安。你歡喜知道她的來歷麼？她的主人是一個流氓，學校的教士們與他相爭，才將她救了出來，將那主人驅逐出境了。

這些女孩們被耶穌拯救了，真是奇妙；她們中間，有人是教員，有人是看護，不論在什麼地方？遇見她們，她們的臉上，總是有一種莊嚴而憂愁的態度表顯出來；昨夜我想到她們的歷史，我真是爲她們流淚禱告，許多得救的學生均受了教育，聰慧而美觀（這裏大半的人是美觀的）。新進濟良所的，都有愁容。昨晚有三十餘位承認基督，實在要爲她們禱告，在一個月以前，有一位女孩逃脫，現已回來，另有一位女孩，

被匪徒取去，身與靈魂，差不多滅亡了；只有愛能成就奇妙的事，我盼望你和我同心愛她們，我們告訴她們有一位能洗淨我們一切罪的救主，這是何等的福氣；我們若沒有耶穌寶貝的福音給她們，她們這受傷的身體，和充滿罪惡的心，不知道要如何行呢？這福音是何等的奇妙阿！

「（金女士寫的）

金女士回到揚州幾個月以後，困難仍繼續下去，她寫給她的妹妹說：「我是如何愛睡在你的空房間內，可以免了人們的驚慌。」雖現處於不平安的情形之下，但上帝自己做工管理，所以沒有什麼危險。聖經和其餘基督教的書籍出售，較前更多，居民咸來問有什麼緣故而生困難？這困難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反基督教的運動之中，上海的教會書局，不易銷售書籍，聖經等書也很受時局的影響；此時的基督徒，在學

生羣中，更受困苦，但另一面却是得了好機會爲主作見證。

在內地一個大城內，有一個高中學校，教員們已不能管理學生的行動，學生的心都紊亂了；宣教士也很難管理她們，她們罷課加入學生運動，在街上演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態度是十分狂暴，已成爲不服律法的人。那時學校的當局，想要邀請南京金陵女子神學的畢業生來幫助他們，校長就致函與南京女子神學，要請一位年齡與她們學生相仿的畢業生來與他們的學生接近。

那時神學的校長接了這封信，覺得沒有人可派去，但有一位畢業生，已在外勞碌作工，適返神學，須要多多休息，她能幫助各等階級的人；她是一位高級官長的女兒，是受教育的青年女子，有吸引人的能力，她因信主受家庭的逼迫，有爲主受苦的奇妙歷史；她若對學生演講，可

立刻使她們悔改。雖是內地的那個學校，有困難的情形，但她願爲主而去，她偕一個女僕同去，行三四日的路程，就到了長沙；那校校長還沒有敢對學生說，她是來作佈道之工的，不過說及有一位女士到了城內，已應允要對她們演講。

她很勇敢的主領第一次的聚會，學生均不留意，且藐視她；到了第二天的聚會，他們決定不聽，背向講臺談話讀書，她接續主領禮拜堂的集會一二日，那時她禁食禱告，只有仰望上帝的能力，能得勝這種情形，她爲學生們禱告，確知上帝是差她來的，她就與校長商量，將這聚會改成自由參加；情願有一個小團體，只要安靜聽道就好，她們就發表這計畫；第一夜參加的學生，祇有六人或八人。

這位女士安靜的接續祈禱，她信上帝必要作工，上帝實在是差她來

，也是聽了她的禱告，那些不關心聽道的學生中，現今也有渴慕真道的人了。這樣，聽者天天加增，直至室內無處可容；她們知道她所講的是真實的，她所有的喜樂和能力，她們都不能領會，但她們覺得她有奇妙的吸引力，上帝在全校大大動了善工；每日早晨、正午、晚間、都有人向她個人問道，她們心中負了重擔，都來詢問如何可以得救？上帝的能力，已得勝了罪惡，她們都信了基督，又得了上帝的平安，那時有一百五十個學生悔改作證，全體學生都改變了。這位女士離開學校十八個月以後，她們仍是如此，上帝仍祝福她們，叫她們心中喜樂。

她離開那校以後，南京神學另有一位畢業生某女士來接續她的工作，教員與學生都歡迎她；她平日的工作是教聖經，並舉行學生自由參加的集會，栽培她們的靈心。這集會常有百餘個學生參加，上帝是重用她

，大大幫助了這些學生們。

到了一九二七年，時局又不平靜了，長沙城被南方軍隊攻取，城內搶劫殺戮，壓迫教會學校的學生，加入共黨，但這個學校仍照常開課；學生領袖們大發烈怒，舉行示威恐嚇，她們並已定了日期，要殺凡信基督的學生，和一位老嫗（指聖經教員，並不年老），因她竟敢放膽在她們中間教授聖經；他們聽說這位女士，在校中的舉止行動，完全不與時流爲伍，有感化全校的能力，故他們決定她是一個年老的人，後來危險擴大，看這情形不能上課，學生們就向教職員要求停課。

這位聖經教員，主已預備她的心，叫她不要他往，她也不願意離開那一個愛主的小團體。上帝預備她的心指示她一節經言說：「父阿！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她在基督內靜默思想

，覺得應當在主的仇敵前，勇敢等候，不論遭遇什麼？要爲他站立得穩，有幾個愛主的學生，與她一同禱告。

她們已決定了而說：「若然非基督教運動來逼迫你，要你載高帽子遊街，我們一定和你同去，這豈不是主耶穌背了十字架，走耶路撒冷街道的情形麼？我們爲主很情願受苦，表明我們是如何愛他！」

是的，在這暴怒穹蒼之上，仍有一個天家，「在上有一個彷彿人的樣子，有十字架釘痕的記號，是一位榮耀主的形像。」

後來共產果然來了，她們都躲避在上帝裏面了，因爲那些人在城內，每處搶掠，但沒有來到她們的校中，上帝真是行了奇事，保守了她們，這些青年女子在湖南各地，爲主站立得穩，直到今日。

第十章 榮耀得勝日

金女士在勞碌的時日中，常常抽暇到金陵女子神學，栽培她們的靈心，她最愛神學，每次董事會，必定出席；她到神學，在學生中間，作培植靈心的工作；她的身體，也是常常爲此而耗費精神；雖然如此，她是完全滿意。但因她的佈道工作，不能多留於此，也不能在校，與她們一同辦理校務。

學生增多，學校方面，覺得須有一方合適的園地，上帝應允了她們的禱告，校舍校地都預備好了；在特請董事中，有一位安汝慈女士（Miss Ruth Parson），由她的朋友幫助這學校的經濟，以擴大校舍。金寶恩女士，在各公會的青年女子中作工，吸引她們來校讀書，自開辦至一九

二一年秋，相隔十年，神校已有自建的校舍和空地六畝；所謂校舍，一座是辦公室及禮拜堂；一座是教員住宅；一座是學生宿舍；董事會並有詳細的計劃規定兩種科目；正科是爲大學及高中的畢業生而設，聖經科爲初中畢業生而設，聖經爲校中之主要功課，學生們所要的，就是要讀上帝的道；日後可以上帝的道教導別人，她們實在覺得這是生命的道，「活潑而有功效的。」有一位要完全充滿我們補足我們心靈的缺少，使我們得了他的豐富，去供給中國靈界的需要。

金寶恩見學生增至百餘，真覺得是奇妙的恩典，那些學生是由十六個省區來的，都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她們已將生命奉獻與主，服事基督。金寶恩是上帝重用的器皿，人見了她，都感謝上帝；因她是一位善於代求的人，也是最合學校宗旨的一位代表。

她常常被請到各中學校和大學校內主領佈道會：『她常對聽道的人說：「現在有許多青年女子，爲主工作，且有一個合適的地方給她們，作預備之所。」這樣一說，立刻就有許多學生，在她的會中，將她們的生命奉獻與主；校中學生，年年加增，至一九二六年某日，我與她在校中同行，我是希奇看見許多學生，由長老會來的，浸禮會來的，及由監理會來的，美以美會來的，他們都來與金女士談話；因她確實是幫助了她們，將生命完全順服主，並指導她們進入聖經學校。』(以上是明美麗女士 *Miss Mary Callier White* 寫的。)

在南京大城中，有其餘的團體，就是各公會的中學及大學，也是爲她開了傳道的門；她所講的道，感動了幾百位聽者，將他們的生命，完全獻給主，某個冬天，她離開南京，寫信與她的妹妹安師母說：

「現在我是由某高級中學領完了佈道會返家，這次集會的情形，真是奇妙，我到車站太早，現坐在火車上等它開行，我們有很好的集會，上帝將靈恩霽然降下；上下午均有聚會，且至深夜，我與靈心飢渴者表同情，她們愛慕我，由上帝所賜的特別愛學生的心。」

社會各等的人，和宗教的團體，都被她這愛心吸引了；她是為真理熱心如她的列祖一樣，在她的行為方面，毫無可訾之處。她的南京朋友中，有一位和藹的女子，她是富家出身，未幾她被選為神學董事部的部長，就是蔡素娟女士。

她信主為基督徒後，生命大改變了；她不論作何事，她總要想到自己是一個得救的人，不肯任意而為；她家中大大忿怒她為基督徒，家長以凶暴的方法，令她站在家人前審判她，如法庭審判犯人；她有基督的

愛，忍受一切苦難，且站立得穩；這樣的能力，他們都不能領會，是從何而來？她很勇敢承認救主，她的心無論如何？不能再擄掠過去，以後仍有這凶暴的攻擊，但這青年女子充滿主的愛，心中非常快樂，也領了她的母親歸主；她的弟兄姊妹共有二十三人。（她的父親，是前清的道臺，早歿。）她在南京與長老會的李美琳女士（*Miss Mary Leaman*）同工；她是基督徒靈界中的領袖，衆所共知；她很有能力吸引人；女子神學初開辦時，有幾個學生，是因她而悔改的。她與金女士在神學的董事會中，成爲同情的朋友；（金女士常爲她的身體禱告，因她已病了幾年。）

南京有一羣愛主的基督徒，發起靈光報，要培植全國基督徒的靈心；貴格會的高牧師是他們中間的領袖，也是主筆；他一舉一動，有基督的形像，他住在神學的鄰近，常常來神學主領早禮拜，和聖經班等。學

生愛之如父親，他的講論頗合金寶恩的心意，坐在他的禮拜堂內，聽他講道，心中快樂，他所講的，都是幫助人明白聖經，也使人驚佩他個人的人格；靈光報內的男女著作員，都是他尊貴的朋友；金女士歡喜閱讀這報，有許多中國青年男女，因此而成爲中國教會靈界的領袖。

是年夏季，金女士到牯嶺避暑，她有天然的愛心，喜與人交往，且專心在居民中間作佈道的工作，她遇見許多的宣教士，也在牯嶺；金寶恩覺得每一位都是她的朋友，她的小平屋雖被樹木青草遮蔽，位置却在全山的中部，適合於爲衆人的集會處；也有女僕們來訪問金女士，她們看她像她們中間的一個特別的宣教士。

在他們中間，有一僕人笑着說：如我們有十個人，金教士就認識我們十個人。

金女士的房子上面，是貴格會的避暑室，她們的大司務說：「金女士一定是很貧窮的。」

易以斯帖女士聽而驚奇問道：「爲什麼你以爲她是窮？」

他答道：「爲她住這小屋，只有一個女僕服事她。」易女士說：「她若貧窮，却使許多人富足了。」

那時有許多南京華言學校的學生，也來牯嶺避暑；因離牯嶺不遠，金女士與他們中的個人，或夫婦，都爲朋友；她能知道他們初次來華的心情，或因言語不易學習而灰心，或覺得人地生疏；或爲新境遇喪膽；或思念家鄉和肉體的困難；在種種不同心情之下，都是渴慕得着豐富的靈恩，滋潤心靈。有人請求她特爲這般青年宣教士設立一個查經班，金女士雖是身體不能擔負此事，但却允諾了；開始是一個小團體，誰要得

靈心的幫助者，誰就加入，未幾他們都要參加，會員加增了，且有許多人和她個人談道，在八月某日，她寫信給她的妹妹安師母說：

「我想我已告訴你，我是牯嶺婦女靈修會中的一個講員，有許多青年女子來訪我，有一人提議可否於每禮拜中爲新的宣教士設立一個查經班？起始我只盼望有幾個人，但有四十二人加入了，因此這工作擴大了，中國人的查經班很好，我也很忙，但我愛這種工作，今天我要出席中國青年女子靈修會的委員會。」

當這靈修會中，有來賓、學生、教員、和講員來探訪，她的小平屋，是中國朋友常常來去出入的；她是疲乏，須要安靜，但休養的時間，仍有許多人，找到她隱密的寓處；她是流出她的愛和同情，幫助了別人，或者她的祕訣，就是一個瓶壺在活水的泉源中，不住的流出涼而清潔

的泉水。

「我不能擔當這些，但我可流出許多。」

她的日記簿上，也是記着幾件事，有一件事可表顯金寶恩女士，這種經驗方面的光耀。

『我今天讀的聖經，得了新的教訓，「在你裏面成爲活水的泉源，如活水的江河流出來。」主啊！你會說凡信他的可得着；主啊！我要得着的，求你加添我的信心。』

另有一位虔誠牧養主民的人，由心中的呼求，也成了金女士自己的經驗。

我的上帝，求你賜給我，

完全沒有自己；

我的生命，藏在你裏面，
常住在你裏面。

自己已死，藏在基督裏，

生命由你傾流：

隱藏在永活的主裏面，

我心住你裏面。

金寶恩的生命中，有榮耀得勝的恩惠，豐豐富富的流與別人。

佩秋自邵女士死後，成爲金女士的女兒，她說：「我們的小廬舍中，常常有許多客人，我的母親有這恩賜，她向每一人都有話可說，她與那些需要她幫助的人，一同禱告；她是十分愛中國學生，在牯嶺少有一些休息的時間，人人都認識她是揚州的金教士，歡喜來拜望她。」

金寶恩的生活和言語，在牯嶺幫助了許多青年宣教士；她真是隨時隨地，幫助了他們；有一次，她到南京去領會，某西國女士在一封信內講到她的事：

「金女士在金陵女子神學主領集會，我與別人請他們來到我家中，俾可遇見金女士，衆位客人都是新的宣教士，我不能忘記，就是她如何與我們交談，她以提多書上的話，教訓我們。」以致凡事尊榮我們救主上帝的道。」

此時適在十一月中，天氣已冷，但有一位女子適由本國來華，她穿的都是白色衣服，那就引起金女士對我們講在中國服裝的風俗；她將她的經驗告訴我們，並指示我們這些事，如何與我們宣教士的工作有關係；她大半注重言語方面，她將許多中國的智識，告訴了我們，使我們能

進入這方法，在我們的言語上，要尊榮上帝的道，她有一個高尚的目的，我們的服裝、動作、言語，不論何事何時，都要行我們救主的教訓，凡認識金女士的，可以知道她是如何講一個題目，我們被她的言語和生
活感化了。』

華言學校中，有一位內地會的學生，簡單的述說在揚州，金女士如何與他們談話的，回憶她與青年宣教士接觸，不知不覺的，常常將自己靈心的經驗分與他們。

「他是十分幫助我如穆女士（*Miss Murray*）。然在那時外面的光景看來，她日漸瘦弱，我離開那裏去河南以前，她對我說的話，如光照耀，我的心使我不能忘記。」（一位愛到皮市街去看金女士的宣教士的回憶。）

第十一章 積極運動

當一九二七年，中國發生特別的困難；英美領事都通知僑民，離開內地，集居滬上，金女士很關心教會的事，盼望不遭遇任何困難，那時金陵女子神學，全體學生教員，及中國董事，對於學校都很滿意；惟那些評論的人，聽說這校是一個專門預備佈道的學校，是太頑固；她們是愛讀上帝的道，專以聖經爲功課，那些人却要注重讀「宗教教育」，盼望另添其他的課程。」

那年南方的軍隊，佔據了南京，因此學校關閉，學生分散，這種添設課的意見，未能生效，過了十八個月，方能聚集；員生重行開學，校舍一幢，已被燬壞，其餘都被搶掠騷擾，那時西國人民，很難避免那種

虐殺的情形。

某女士云：『那時金寶恩女士，已在美國，聽見這些事情發生，就情願早回中國，她知道她自己的地方已被擄掠。

後來她說：「有許多親戚朋友，以及自己家庭的緣故，使我在美國多耽延時日，但對於金陵女子神學的事，令我感受憂愁，因此我要回華。」

這金陵女子神學，是董事部管理的，董事部的部員，是各合辦的公會所派的代表；其數佔全部員之半；其餘部員佔全數之半，爲特請董事；是各公會代表特請的；金女士爲特請董事之一；他非常熱忱擔負他所負的責任。

一九二九年正月，時局少靜，神學重又開學了；那時各公會決定要

減少特請董事的名額，他們知道這種議案，一定要發生變更學校的計畫。

那時特請董事，都在上帝前等候祈禱，她們都得着一個意思，覺得中國須要一個信仰純正的神學，保守真理；她們就同心要設立一個專靠信心的神學；一切經費，不求有什麼機關，或個人認定供給；惟專心仰賴上帝的賜與；她們遂由金陵女子神學董事部退出，另行組織一所學校，名曰中華女子神學院。這種信心的工作，金寶恩女士已是二十餘年之久，在一個專靠信心的教會裏工作；所以她對於這事，最有經驗。她是最容易做這種工作的領袖，那時她們一無所有，連立腳之地也租不到。

那時全中國的佈道工作，遭遇困難，不能進行，真是須要天堂的異

像，以維持希望；昔日拳匪之亂，是出於異教，和無知的人的暴動；許多有智識的官長是阻止那種猖狂忿怒的行動的。但一九二七年所發生的反外運動却不同了，他們有一羣智識階級的人，在後面主使，是由莫斯科の間諜將那毒質，存在中國人的腦海中；叫他們反對外國人和基督教，這許多禍患和凶兆，勝過了昔日拳匪之亂；這是如猛烈的暴風和怒潮，圍繞而來，不能抵抗。（以上抄錄他書）

當南方軍隊佔據南京以後，英美的宣教士，都被召離開內地；金女士的內地會有幾百位宣教士，離開他們的工場；家庭和朋友經過危險的路程，來到海口，他們需要的物件，均不能攜帶，上海各教會機關的房屋，和其餘的房屋，都不敷應用；一羣一羣的人，經過了許多的危險，費了許多旅費，是事前不能知道的，每一項所需要的都

付出了，以為可以成行了，但未幾又交還他們，須重新尋找走出的機會；每羣難民，都要為他們預備宿舍；在這危險的時局中，生命幸而都得保全，因在穹蒼之上，有一位坐在寶座上，他是一切執掌權柄者的，怒氣對他不能有何損害的。兩年以後，教會的年會報單，又可這樣寫了。

在中國反對擾亂，教會之事，已經停止，教會現仍繼續進行奮鬥的政策……預備工作，大大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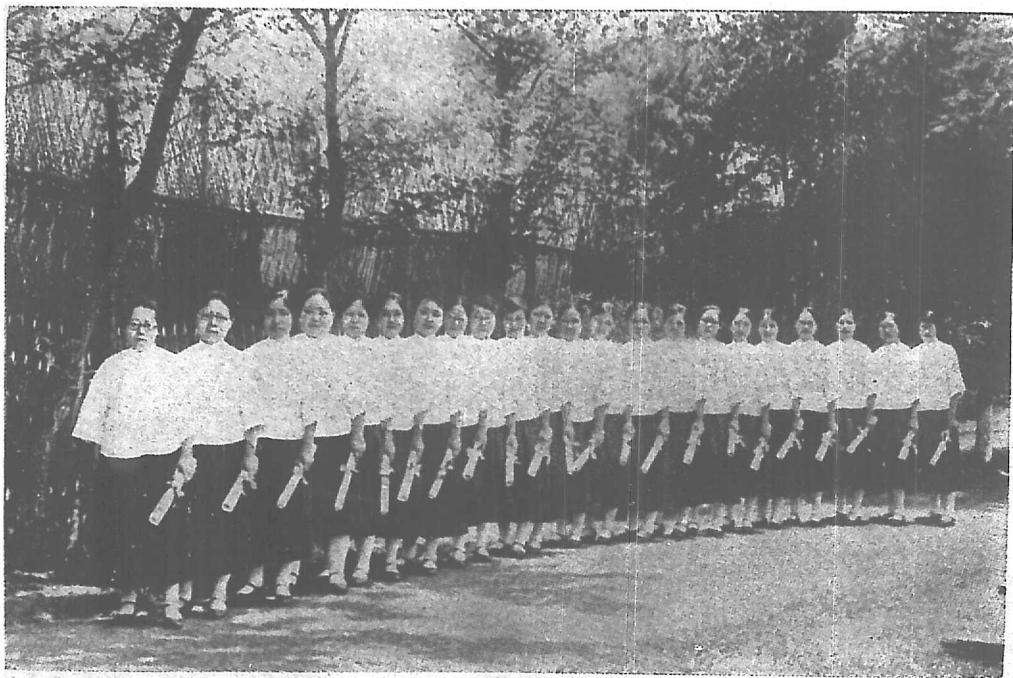
那些日子有搗亂和傾覆的事臨到，愛上帝的人在一个抱悲觀的人看來，中國已沒有希望，以為宣教士的工作，已經完了，甚至失了依靠福音的大能，離開工場，然教會內也有許多佈道士為主耐苦尋求，上帝對於中國將來的旨意。

他們離開工作之後，漸漸的知道上帝的旨意，一個屬靈的人，在臨時發生的境遇中，能看透全部的工作，更知道上帝的旨意，對於中國佈道事業的前途是如何，他們也是知道上帝試驗他們的信心，使之更有進步，並藉此使全教會採用更精密的政策。（以上錄於他書）

當那些日子，教會的財政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收進的款項大大減少，因許多捐款者，覺得在中國佈道的機會，將要過去，不如差派宣教士到別的地方去作工；於是收入款項減少了千千萬萬。但熱心於中國的宣教士，他們仍很勇敢的專靠信心為主作工；上帝是信實的，他必要供給他們的需要，此時金價恰巧飛漲，美金一元可換銀洋四五元，如此有許多時日；他們收入的款項雖少，但滙兌價漲，足供每項的需用，所以沒有向人或銀行借貸。

以後有兩種的結果：一是規定方針，在中國進行工作。一是求主在美國要加派宣教士來華，他們已細細考察，如內地會要派宣教士赴各荒地作工，至少須二百餘人，方能敷用。他們就禱告求主在二年以內，差派二百餘位宣教士來華，未幾就設立世界環禱團，爲這事禱告；他們以堅強的信心，盼望已停止的工場，重行開工；他們這種信心的禱告，已使全世界的各公會都知道了；因此許多人都勇敢禱告，求主祝福，中國有一光明的日子臨到，使那些似乎不能成功的事，因信都能成就。（神聽了他們的禱告，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內地會派了二百位宣教士來華）

當那些奇妙的日子，中華女子神學，也走信心的道路，上帝也是行了奇事，金寶恩與其餘的董事和教職員，她們都同心合意，走信心的道



中華女子神學院一九三三年畢業生

路，看上帝的榮耀，他們深深的覺得需要一個學校，爲基督徒婦女研究聖經；不求受最高等的教育，乃要一個得救的人，作救人的工作。她們有許多學生，但是沒有常年經濟和校舍，她們完全仰望上帝。

董事與教員，爲學校在上海尋找校舍四個月，但真是失望，照人講可以租到一幢住房，但在上海各處所看過的許多房屋，沒有一所是合式的，可以租借，或付租金；若然要買一所，更談不到了。當時許多人並不知道有這學校，但上帝是爲她們預備了。

有一位著名的佈道家和聖經教員，就是余慈度女士，住在離開上海市中心三英里的郊野，有一位基督徒說到她靈心的工作，「在美國有一位安汝慈女士很屬靈的，在中國只有一位余慈度女士。」他住的地方，就是江灣；在那裏她有一個安靜休息的家庭，特別是一個禱告的地方，

也是常常在那裏教授聖經。

余慈度女士曾在高麗行醫八年，她是醫藥的宣教士；她是有經驗的醫生，她去遊歷歐美前後，都擔任教授聖經的工作；但她現今覺得另有呼召的聲音，迫切的去作佈道事業，她赴各省佈道，她覺得以後的年月，上帝要她做遊行佈道的工作，但是誰要到江灣來作工呢？

這時一個小團體設立的中華女子神學，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但她們都有虔誠的信心，倚靠上帝。第一次的董事會，敍於一九三〇年三月，她們對於校舍，好像沒有盼望；她們將一切需用的經濟，都交在上帝手中，上帝要她們單單依靠他，不倚靠人的幫助；現在夏天到了，秋季就要開學，雖然在許多的事上，上帝已聽了禱告，但在這房屋的事，上帝還沒有應允。她們在那三月內的聚會，曹孫素馨女士爲部長，金寶恩

女士爲副部長，部員是安汝慈女士、明美麗女士等，及教職員，班馬利亞女士、畢路得女士、和其餘的人，都聚集舉行信心的禱告會，確信到了時候，上帝一定要給她們。

到了七月底，得了一封信，勝過她們所盼望的，就是余慈度女士，覺得上帝要她完全出外，做佈道之工；她爲她的房屋禱告，她現在預備要將這江灣住屋，就是合用的校舍租與神學；這時她們由懇求的心，變爲感謝的心。開學時有五十三個學生，由七省來的，甲班生對於初辦的學校，都很滿意。

她們在開學的第一季，決定有幾天安靜禱告，等候上帝。

「主自己是與我們同在，若然與他相交，實在是得着了祂，看見了祂的面；祂是在我們中間經過了我們的小禮拜堂，凡謙卑在祂面前的，

他以愛將他自己向她們顯現，她們都認罪，且已得了赦免；有許多人第一次承認舊我的能力，來接受上帝所預備的救法。基督在十字架上已得勝了。有幾人做了好幾年屬血氣的基督徒，現今確實重生了，有許多未奉獻的人，將她們的生命完全奉獻給上帝了，我們的心滿了快樂贊美上帝，在我們中間做了這恩惠的工作。」（以上是畢路得教士寫的）

她們十月間聚集執行部，金寶恩女士提議要有永久的校舍，如余慈度女士恩待我們，我們也能付那房價，就將那校舍買了；於是決定在是年的年終再舉行特別的禱告會，那時可清清楚楚知道主的旨意：禮拜以後，真是得了極大的快樂，想不到的余慈度女士將她全部的房屋，送給中華女子神學作爲永久的校舍。

第十二章 雜集

感謝上帝他奇妙的預備，感動了余慈度女士，將她的校舍和園地，都送給中華女子神學；許多人愛慕這安靜的地方，作她們修養靈心的休憩所，如口渴的人愛慕得着活水的泉源；這產業適合中華女子神學之用，使中國基督徒的領袖，可達到愛上帝的目的和方法，她們仍以信心爲後盾，學校一切的費用，完全依靠上帝，她們已決定順服主的命令，無論如何不欠債。

「余女士送給我們的房屋，不敷應用，所以我們要再建築校舍，還要購買少許空地，使教員的宿舍，足以應用。我們在寫字間前面的陽臺上，支搭牀鋪，不過在冬天寒冷，琴室已造六間，神聽了我們合乎他旨

意的禱告，在西和南面的地主，都同心將地賣給我們；在南面的一塊地是很好的，四面圍上籬笆，起初我們就知道，這地是能得到的；因我們收進的款項，適足付那地價。」（這是畢路得女士幾個月以後寫的）

迨這些事完以成後，這位董事部的副部長，已完了她的路程；誰也沒有知道金女士回天的時候近了。此時她的生活，仍如從前一樣進行佈道的工作，如她青年時的精神。佩秋她信主的丈夫秦國彥，他們有一個快樂的家庭，他們最大的孩子名叫彼得；金寶恩愛他如兒子一樣；彼得住在陶女士的學校內讀書，金女士寫信與她的家中，常提及彼得的事。

在金女士最後一二年所寫的信中，可見她生活的宗旨，毫無改變，一九二九年中國新年，金女士在揚州舉行特別聚會，她寫信給他的妹妹安師母，說及六個婦女在衆人前，決定接受救主的事：「我們昨日下午

聚會的光景很好，晚間仍然如此，聽者擁擠，聚會了兩小時，在這反對基督教情形之下，仍有人尋找耶穌來接受他寶貝的福音，靠主血洗淨罪孽，這是何等的奇妙呢？

後來我們有位佈道家說：勸人爲善是沒有用處的，這是一個弊端；人們所要的，就是救他們由罪惡中出來，以及對於已犯的罪有何辦法？

請爲這些男女們禱告。」

金寶恩接續做她的工作，她的身體較前乏力，她寫了上面的信，就到松江去作佈道之工，她是冒嚴寒風雪去的，這是她每年所遭遇的。

「昨天沙女士 (Miss Shaw) 與我冒雪離開南京，但我終於遲到了一日，真是失望；那實在是最好耽擱在南京，當我們坐在火車上，風雪更大，機器被冰，不能發出熱氣，在火車中沒有熱水汀，這火車遲到上海五

小時，松江的火車已開了，我們在這狂風暴雨的中間，僱了一輛汽車，來到這裏，我快樂，今天在內地會，他們自然是沒有想到，我今天要在這裏耽擱，但他們立刻預備吃的熱水和熱壺，放在我的牀前，可憐松江的短期學校，他們要希奇我爲何不到呢？我已求主使我平安。」（金女士在上海內地會寫的。）

她雖然來到上海耽擱一夜，但在這時也做了一件緊要的事，那晚她就通知召集中華女子神學的執行部，在金女士的房間內開會，明天她很勇敢的到松江去了；勉強起牀支持，擔任工作，過了幾天，就患肺炎病，直至會畢，方能起牀返揚州。

返揚以後，金女士接續作工。

昨天我們有許多婦女來聚會，晚間有許多男子來參加；我是疲乏，

差不多倒在牀上，我沒有講道，但做主席，又管理會衆安靜，是不容易的。會畢後，許久始散。（金女士由松江返揚州時寫的。）

張女士是一位青年女子，是我們的講員，她曾肄業於神學，她講的題目：「我來是要叫他們得生命」，她多講我們救主的福音說：「這個宗教是給我們生命，不是改造我們，乃是給我們一個新生命。」

當一九二九年國內戰爭，不平靜的時局中，常常調動軍隊；金女士仍能照常勞碌作工，有時在長江輪船內，有一二天的休息，她寫信說：「這船是很乾淨，也是舒服，英國人管理的，沒有什麼危險？」

中國已到了一個最亂的地步，揚州人民被兵丁搶掠，米價飛漲，每一個地方，都沒有平安。

但在這擾亂的時局中，有件事可得安慰的；就是女子學校仍能開課

，且可作佈道之工，這是主行的神蹟，在聖公會有一個良好的男學校，學生有三四百人，那校已被政府封閉了，金女士寫信說：他們以後或也要來封閉那女校。

『某日有一羣男子來校檢查：

他們問道：「你們教授聖經麼？」

答道：「我們教。」

問：「教幾班？」

答：「每一班。」

問：「每星期教幾次？」

答：「每天。」

問：「你們崇拜孫逸仙的遺像麼？」

答：「不拜，我們只拜一位上帝。」

他們也是問了其餘的問題，所答的一切，都不能使他們滿意。

他們就恐嚇一番，離開我們去了，這學校以後不知要發生什麼事情？但是在你的家中，和許多其他的地方，上帝的兒女們，爲我們禱告，我們沒有由管理學校的人得着什麼信息，今天是六月三十日，我們照常例放假，請爲這事禱告，使我們仍能在九月中開學，求上帝拯救祝福我們的學生。」

這時又有一個試法來了，就是一位女子，被鬼附了，她已得救了一年，在那時金女士寫着說：

「有一位婦女來到郭太太前，懇求幫助她的女兒，她是十六歲，被鬼附了三個月，已僱僧侶行了一切邪術的事，費了許多金錢，但毫無效

果。郭太太與高太太就到那婦人家中，他們看見那女孩，屈膝蹲伏在一個黑暗的牆隅，赤身露體，並發出特別奇異的呼喊聲音；她們溫溫和和的對她講道，但她並不注意，她們跪下爲她禱告，看她似乎是聽着；她的母親說：「已做了各種的虛假之事。」

第一天這女孩不能睜眼，也不能站立，但她們禱告以後，他要穿衣服；昨天她能走到我們這裏來聚會了。她與我們同心跪下禱告，我們相信這鬼已離開她了。」

她的眼睛，有一種可怕的样子，金女士送她到鎮江醫院醫治，一年以後，她在病房內，做了很好的工作。

那年有許多人，藉着福音，改變了他們的生命，也在許多地方，因時代的潮流，就不是常常容易，將全部的福音，傳給他們；但凡請金寶

恩去作工的學校，她得了這機會，就將完全的救恩，向他們宣傳，毫無懷疑。

『今天早晨，我到一個學校內領聚會，我是講士師記第六章，爲何我們要在仇敵前失敗呢？主對基甸說：「拆毀你父家的祭壇，另爲主建造一個祭壇，」拆毀與建造。』（這是她在一個大城內寫的信）

金女士在蕪湖主領男女傳道員的靈修會，感謝主已在那裏得勝了，禮拜日她的工作是很忙的，她在衆人中間寫了這信。

『我是在美以美會的大禮拜堂主領聯合會，時間是上下午，我相信有幾個人，已由黑暗進入光明，我有一件特別的事，上帝已應允了我的禱告，就是有一位大學的畢業生，我曾在輪船上遇見他，他現在公立學校教書；他帶一位教員一同來參加我第一次的集會，那位教員，也帶兩

個學生來聽福音；今天他們都立志歸主。

昨日是我末一次的集會，每天有中國朋友來見我；你想我是何等的快樂？有一位師母，同了五個婦人，到我的地方來，她們前天在我的集會中，但未接受救主；某師母要我勸勉她們，結果他們都願順服救主，我們都跪下禱告，她們並將她們的頭磕到地上，如拜偶像一樣；她們每一個人都禱告，我將她們的名字，寫在下面，你可以為她們禱告，真是在每一個地方，都有作工的機會。（這是她在一禮拜後續寫的）

今天我是到一個女學校領會，我問她們的中國校長和西國同事說：「你們教聖經麼？」她們遲疑不決的回答說：「現在我們有宗教教育。」那中國校長再加了一句說：「我幼年的時候，常常讀聖經，我是歡喜讀經。」所以我勸她，使學生也有這讀經的機會。

我所預備的講材，是一個財主的少年人（可10 17），他是受過宗教教育，他是站立在高貴的地位，富有錢財，品格清潔，行止端正；但他知道倚靠這些，不能有永生，主耶穌說：「你還缺少了一樣，那一樣是必需的，不可少的。」

金寶恩常常忙碌作工，他歡喜有組織、有系統的工作，她記牢福音上最緊要的那句教訓，「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她看見同工們能被上帝重用，那是她最快樂的事；見青年婦女成爲主用的器皿，她尤其歡樂，她必扶助教導她們，在主的恩典中有長進。

有一位倪女士，是金女士在主內同心的朋友；是金陵女子神學的畢業生，現爲神學的教員；那時她在蘇州西南的宜興城作工，那地沒有西國教士，倪女士屢次懇請金女士到那地作工，金女士遂於一九二九年秋

季應倪女士之請，去作佈道之工。

「現在我是到了宜興，有許多基督徒到輪埠來接我；他們中間有幾位是我在邵伯認識的，我真是感謝主，許多人藉着倪女士的引導，都在恩典中有長進，以前她曾請我到這裏來主領大佈道會，這裏的教會，完全是由中國人管理。（這是金女士到了宜興寫的）

我們聚集是何等的快樂？這城內是沒有西國教士的；我們住在一所中國式高大的房屋內，地是羅磚鋪的，冬季必是嚴寒，現在九月中是很合適的；每日有兩次集會，個人佈道工作，也很忙碌，但我不能領會這地的言語，他們都是懂我的言語。

在這些日子，有時心中很難過，因為每一個地方都有排外運動，但我們去宣傳永不改變的福音時，必能見人接受救法，歸向教主，我們要

固守這奇妙的信息，傳給可憐將滅亡的世界。

只有基督的愛，激勵他們；扶持他們；叫他們爲了別人寶貝的靈魂，與魔鬼打仗；宜興有一件事在天堂上，和宣教士的耳中都聽見了這喜樂的鈴聲，也是震動了外邦的城邑，就是有一位女人，是沉淪於罪惡之中，她的墮落爲全城悉知，但現在她已得救了；她是出身富家，但她嗜吸鴉片，將財產耗盡；不但如此，她的性情凶暴，且常以言語侵犯人，她已與家庭和朋友隔離，她的兒子與媳婦，也離開她了；她天天走魔鬼的道路，住在污穢的屋內，也沒有一個人敢經過她的家門。

倪女士聽見了這個女人的事，她就在神前爲她禱告；並且去探望她，求上帝的愛和基督的能力救她。第一次去探望她，沒有什麼效果；她仍一次一次去探望她，忍受她凌辱的言語，她以這機會與她交友，或對

她講道。

這可憐婦人的情形，筆不能描寫，她在這時有很重的疾病，屋內祇有一隻破舊的牀，還有一具笨重的棺材，棺中是她丈夫的屍首，每件器具都賣完了；她的兒子，每日送飯給她吃；她唯一的朋友，就是那屍首，她向那屍首哭喊：要吃鴉片！要吃鴉片！

這位青年的中國傳道人，心中憂愁，爲她難過，她用各種方法，將救恩向這女人講明，天天爲她禱告，上帝給她奇妙的應許，剛强的信心，這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真是她信心的試煉；她們只有一個盼望，就是求上帝的愛，向她顯明，但她不肯聽道，她們對於這貧苦被棄的婦人，能做什麼呢？只有一個盼望了，就是救主自己施行拯救；她們想到一個法子，就是領她離開自己的住屋，但這是不容易實行的。

她們怎樣能領這浪蕩的女人，到她們的家中呢？她們將要日夜的服事她，全城都知道這事，她們竟敢擔負這無望的事麼？若她不肯戒煙，則如何呢？如她在她們那裏死了，怎麼樣呢？雖她被逐已二十餘年，但她還有親戚，若有何不幸的事，結果必有大困難；倪女士簡單的說：「主已給我應許，」也得了金女士的贊同，她說：「我去領那婦人來，她的身體如一座舊屋，要倒塌了；她家內沒有什麼器具，現在救她脫離一枝鴉片鎗，和一具棺材。」

主在她心中作了善工，這婦人願意離開她的小屋，沒有一些困難，就領她來到佈道處梳洗更衣，進入一間合適的房間，以後她的鴉片癮來了，要求鴉片吃，起初四天是十分盼望得鴉片，金女士照她所能的給她一些藥幫助她，教友們都日夜爲她禱告，但她難受了許多時日，倪女士

詢問她說：「你情願吃鴉片呢？還是情願死在主的手中？」她很柔和的
回答說：「我情願死在主的手裏。」

大約過了一禮拜，她完全被釋放了，倪女士聽見她自言自語說：

「我信主耶穌，要拯救我到底。」

那種光景過去以後，她們請她在那裏做一個月的客人，她真是有奇
妙的改變，得着快樂；她的黑暗都過去了，至今仍是快樂，如一個孩童
；她常常爲主作證，她的兒子媳婦，都來感謝她們，並送新衣給他們的
母親，領她回家同住，這是一個奇妙的見證，顯現於這城內，證明了基
督的能力，他們常說：「他以前不像人，如同一個鬼一樣。」

金寶恩女士，當那些日子見她的同工用信和虔誠的心，擔負這事，
她心中真是快樂。

第十三章 永別的聖誕節

一個冬季，金寶恩女士在小會客廳內，坐在搖椅上，靠近火爐，她是在那裏寫信，寫給一位美國女子，是差派來華二百位宣教士中間的一位；她的工場是雲南，或者這是那位女士的第一次離開家鄉。

她在信上寫着說：「今天早晨想念你，或者你是不覺得寂寞，當我第一年在中國，非常覺得冷靜，曾有一次告訴我的母親，但我的母親如何回答我呢？她說：「活着就是愛，這樣你就不覺得寂寞。」「住在衆人中間，他們是何等的須要愛，若你活着就是愛，愛就是你的生活，這樣你決不會覺得人地生疏，這是我所經驗過的。」

這種態度，是金寶恩終身的習慣；是年冬季他最親愛的朋友同工賴

女士，已與她離別赴中華女子神學作工，她是一位合適而且經驗豐富的教員，確實知道她是特別能擔負這教授的工作；她本不易離開揚州的工作，但她毫無疑惑的決赴神學，教授聖經一年。

金女士缺了同工的人，或者因此在這末了一年，使她易於年老，這時秦師母是注意金女士的事情；她與小彼得得天天得了安慰。金寶恩對於小彼得特別有母親的愛，因此她想到兒女是能使她快樂的，她在郜女士學校的一小房間內，日夜與兒童同居了十三年，以愛看顧他們；此時她叫秦師母來住在校中，擴大她的家庭，金寶恩看待他們不是像是義女，却是她自己家中的人了，本年夏天她到鎮江去，她寫信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最快樂的小家庭，佩秋與國彥已遷居校中；她有兩個好房間，她爲我們預備了一個冰箱，買了許多冰，做冰淇淋給我們

吃，使我們快樂；大衛是一個得力的花匠，他種許多的葡萄，都是爲了我們，要使我們快樂。

昨晚我們都坐在草地上，看太陽行過山頂而落下，然後佩秋進去奏鋼琴，彈了幾首讚美詩，發出柔和的聲音，我們都唱；佩秋也是能吹中國的古樂，兒童們唱得很好。以後我就對他們講亡羊的故事，那牧人受盡苦難去尋找那迷失的一隻羊，直等到尋着，他們歡喜聽這故事。末了大衛領禱告之後，我們都很快樂的進了房子。」

一九三〇年酷熱的春夏二季，金女士被各校敦請她去領佈道會，是時中國內戰發生，時局不平，旅行頗感困難；她看見許多受難的人民，和無數的傷兵，她的心是憂傷；但她的信心，沒有疑惑，確知中國需要一位受苦受死復活的大能救主；她如此相信，因而減少了她的憂愁；那

年江西內地會有三位女宣教士被共產黨軍隊所殺，她們爲主犧牲了，還有博淵如先生與博師母（Mr. & Mrs. Robert Porteous），他們是被主重用的工人，現仍在共黨的手中，她在那省某城內寫信給她的妹妹說：

「昨晚有十五個學生於會畢後，來到我的房間內，熱心詢問真道，他們由早晨八時直到晚間，他們都來到我前，很謙卑的尋求主的恩惠；許多人都是基督徒，他們是本省人，在一九二七年已失了他們的信心，你在家中禱告，上帝是聽了你的禱告，我們這裏的人，都是飢渴愛慕真道。」

在下列的一封信中，她講到一位女子是有特別的人格，現已順服呼求基督了：

「有一位女子，你家庭的禱告會，要多多爲她禱告，她已出嫁，是

由燕京大學畢業的，她受了新時代的教訓和科學的學識，走迷了道路，她來到主耶穌前認她的罪，如一個小孩一樣。今天早晨八時，她又來與我談道，她是謙卑溫柔，她是本城內公立高中學校的校長；她在心靈中有一個交戰的時候，但她那天已得了救主的快樂了。（她寫給安師母的）

那時金寶恩覺得光陰過去太快，她是努力尋找機會工作，是年夏天她決定不到牯嶺；她住在小山上靠近佩秋的家，她可以幫助她和鄰近的基督徒；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她的朋友；那夏天氣很熱，房間內總是九十八度以上，夜間也是如此，她工作的忙碌，如一個國王的工作然。

「昨日我在這裏附近的一個學校內領聚會，有各等的人來聽，許多學生因戰事不能回家，有學生、醫士、護士、許多的人來聚會；聽者都定睛看我，在她們中間有許多人顯出慕道的心。」

啊！現今許多青年人都因新潮流的教訓，走迷了路，失了信心，現在她們真是尋求真理，盼望得救；昨天幾乎來不及吃完午飯，因有二個學生來看我，全中國許多青年女子，心高氣傲，反對西國人，她們外面都是如此，但她們的內心却是需要救法；許多人祇講文化和道德，要想去幫助她們；我們只有一個信息告訴她們，就是耶穌來救罪人。」

那年夏季金女士得了重病，十月間在上海寫信說：她是快樂得了休息，身體復原了！她很歡喜在內地會的總務部休養，可以遇見她所愛的朋友。

她的妹妹常要笑一笑而說：「當心你將感到如何驚奇，當她講到內地會的言論的時候，我一生之中，沒有見過一個人，如她這樣熱心工作，她愛內地會的每一根柱子，每一塊石頭，時時要講到內地會。」

她是一個著名的快樂人；她們是以愛聯合的團體；她有許多的朋友在那裏工作；有的朋友是由內地而來；這時她是安靜而莊嚴的等候；她雖生病，仍很安靜她的生命，常常與上帝交往，她仍然如本來一樣。

「我在此地常常很快樂的拜望老朋友，許多朋友是由遠方來的；有幾位已好幾年沒有會面了，我真是願意你認識內地會裏我的幾位朋友。

昨天有一般澳洲女子，到了此地，她們都是青年人，且儀容美觀，她們中間有一位畢女士 (Miss Pike)，你知道畢道隆先生 (Mr. Douglas Pike) 是在廣州被共黨所殺，他臨死前，被繩捆縛，押至市口，他在市中宣傳福音；他的犧牲呼召的反應，就是吸引了他親愛的女兒，成爲一個畢業護士，來到中國爲主作證，她的母親，見她的女兒來華工作，該是何等的快樂呢？兩天以前，有一羣美國和坎拿大的青年男子來了；我們看見

這些青年人，對於教會前途的工作，頗有希望，雖然前途必有艱難和試煉，但他們要接續我們的工作。」（他寫給安師母的信）

幾個星期以後，金女士到中華女子神學，得機會在學生中間作工，使她得着與上面所說的同樣的快樂；那時是十二月，她冒風雪，由揚州來出席董事會，教員與學生都得着了靈心上的長進；她們感謝上帝賜給她們奇妙的禮物，即余慈度女士將全部校舍贈與她們，她們見上帝奇妙的預備，真是使她們的心都復興了。金女士心中快樂，因西國教員的住宅已竣工。得了新的家庭，又能與董事部的部員相聚舉行落成禮。

「我介紹金女士，她是我們學校的母親，說到她的工作，你要看見學生中間都是何等的快樂，她在冬季穿了旗袍，是她最合身的衣服，她來到學校，每天必對我們的學生講道。」（這是畢路得女士 Miss Ruth Brittan）

述說的)

她們這次的董事會商議，接受余慈度女士的禮物，雖已有了這座校舍，但仍不敷應用，董事會計劃，要建築一座辦公室，並附課室在內，大約可容一百人以外，還需要好些房間，明年即需應用這些房屋；所以這座校舍，是十分需要的，金女士是副部長，和其餘的部員，都不敢欠債造屋；她們特別爲此事禱告，及至那學期結束的時候，在中國遠方的一個城內，送來一千二百元，爲建造房屋的經費；這樣看來，證明她們所計劃的，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

這時是學校的一個蒙恩的機會，大得靈心的祝福，金寶恩女士天天領早禮拜，她的題目是在彼得書信「爲主受苦，必得榮耀」。她們的心，都被上帝開導了；這是她末次在神學的工作，但是誰也不知道，以後

不和她再見面了。

那年的年底，揚州有特別的聚會，金女士就與上海的朋友分別，冒了風雪迨返揚州。秦師母常爲她的母親擔憂，因天氣不佳，且她又不顧恤自己的身體；她回到揚州，聖公會的學校，請她領聚會；她每天在會中演講，他們的西國教士都滿意她的講論。後來主教自己個人寫信謝她，其餘的朋友說她是「策士能與人表同情，有尊貴的友誼，爲宣教士的模範，在宣教士中有這個的恩賜和才能，是少見的。」

南長老會白師母 (Mrs. White) 寫着說：「我看見她的心，動人情感，能使聽者流淚；有一位婦女存感謝的心說：「她是我靈魂的母親。」聖誕節近了，她預備寫信回家，述說一切快樂的事，她說在附近的廟內，住滿兵丁，有一種特別吵鬧的聲音，叫我很難思想下筆；她的工作，仍

接續下去，在皮市街的主日學有一百四十個兒童，教會能與他們的家庭聯絡，郭太太仍赴鄉間作工。

她日間的工作完畢，到了晚間，很是幽靜；有時在火爐旁休息，靜聽街上行人跑來跑去的聲音；在夜間仍有廟中撞鐘之聲，她的安慰，就是有中國朋友來看她。

在這個聖誕節，她們又團聚了；賴女士假期返里，秦先生與秦師母和彼得的妹妹及小兄弟都由鎮江回來；他們這個小家庭的人物，都是如金女士的兒女或孫兒女；金女士自己已中國化了，她很難說她是坎拿大人，在這個禮拜內對於她與華言學校內的朋友，以及許多中國信徒，是一個快樂的時候。但金女士的身體特別軟弱，她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緣故？

金女士向張師母說：「我爲你禱告，主要用你，用你們這些青年人。」

到了暮間，她非常疲乏，她常唱的一首讚美詩，是

親愛之主，我靈之光。
倘與我近，黑夜何傷。

願無暗雲，在心湧起。
遮蔽靈明，不得見你。

求同我住，朝夕相並。
我若無主，生如無生。

求同我住，暮夜得依。
我若無主，死則永死。

她身體的變化真快，覺得疲乏以後一两天就患肺炎，立刻發電報與賴女士，賴女士回來時，金女士已遷至韓師母 (Mrs. Ansell) 的家中，韓師母是醫生，是她們親愛的朋友，在那裏可以安靜休養；得着看顧，她與郭師母和別位分離時，心中難受；她盼望不多時，可再與她們同住，她

雖患病，仍常常想到別人。

她再三的說：「告訴我的妹妹，我已好了！」

他允許秦師母與張師母兩位來看她。

她說：「我的心是快樂平安，告訴諸位教友，我是凡事平安，有完全的平安與快樂。」

沒有什麼痛苦，不過是軟弱和呼吸較難而已；但她的心已不注意這些。

某天早晨她暗暗的與賴恩彩女士說：「我是要死麼？誠實的告訴我，我必定要知道。」

雖是這樣，她憂愁的朋友可說什麼呢？但她告訴她看這光景，似乎主要接她回家了。

安靜片刻，她很艱難的發言說：「我歡喜在這裏爲主多作些工作，我的工作僅做了一些些，也是做得不好。」

想到贖罪的寶血，要遮蓋我們一切的軟弱，她說而又說：「耶穌的寶血。」

少頃，她看一看而笑一笑；她說：「我願意。」她只要主的旨意成就。

那日她的臉上，常常發出光輝，好像她看見了異像，問她看見什麼？她低聲說道：「天堂！天堂！」

中國基督徒，都在自己的家中爲她憂愁，在街上，也是有人民哭泣。

「我們的金教士不能死，確實她不能死。」他們說臨死的某早晨，

是她病了一個禮拜之後，她的心醒悟了，希奇說：「我在那裏？」

回答她說：「我們在這裏。」看她憂傷片刻。

她的眼睛閉了，她是滿足到了主的臺前，永遠快樂。

第十四章 附錄

金寶恩的墓地，是在鎮江；與鄒女士、戴得生先生、還有別位朋友，都在那裏等候，那復活的早晨，在本章仍要將她所愛的工作述下去，她離世以前，對於工作，已有新的計畫；這個計劃，在將來必有極大的希望。

今日上帝在中國發動了新工作，金寶恩看見了很快樂，上帝揀選中國的兒女們，為主服務；揀選了男子們，也是揀選了青年女子們，她們將自己的生命，奉獻與主，為主宣傳福音。

江灣中華女子神學的董事部部长是中國人，她非常愛金寶恩女士，她說：「時候到了，現在有幾個我們的學生，覺得上帝是召她們作宣教

士的工，昔日她們祇爲教員和女傳道的工作，但現在實在是做宣教士了；並且她們的工作是很好，我們得了這樣的傳道員們，我們應當快樂。

各地教會，時常邀請中華女子神學院的教員，主領集會，如倪頌德女士、陳美英女士、何守英女士、以及別位教員。她們出外領了許多集會，她們的工作，總是願意專對女界和學生講道，但不能常常如她們的願。

例如陳美英女士，在不久以前，她在揚子江上游，某處，主領女界的靈修會，蒙主祝福，那裏的牧師看見主的恩惠，就請她再接續下去，向男界講道；特別對於基督的工人。陳女士禱告，以後不能推却，她覺得這是上帝的呼召。她仰望主，他是全能的主。她在會中講道時，恐懼戰兢；但上帝與她同在，她見那些傳道的人，真是飢渴慕道；但她感謝

主已將當傳的信息賜給她了，接聯敘了兩個禮拜，許多教會的領袖都復興了。

去年在浙江某處的一個城內，有信徒的靈修會；參加的會員有幾百人，他們都是捕魚爲業。陳女士是一位講員，她是對女界講道，她們聽了頗有興趣。主每天開導她們的心竅，使她們明白真道以後，男界也要加入赴這美好的靈筵，這位青年聖經教員，每天講道二次，聽者有五六百人，他們真是尋求更認識主的途徑；在會外的時間，還要去請她禱告，並求靈心的幫助；這樣的人，來往不絕；他們都是離家赴會，各人付自己的膳費，並捐助集會的一切費用，來求靈心的滋潤，將各樣難處放下。他們聽了兩個禮拜，接受了一切的靈恩，大大蒙主賜福。

金女士逝世的後一年，中華女子神學院建造了新校舍，完全沒有負

債。當一二八滬戰時，房屋完全被燬；畢女士回江灣時，看見一片荒場，遍地瓦礫的情形，寫信說：魔鬼恨這學校和上帝的道，是的，凡爲主作證的，他都恨的。

「我們遇見這個幼小的學校，爲主受苦；心中有說不出的平安和安慰充滿我們，在我們的心中，就是看見主的十字架；那魔鬼要攻擊上帝的兒子，但常常使我們想到在受苦以後，必有光榮來到；因爲有了這個強固的憑據，所以我們不看這學校現在的光景，這學校是上帝自己設立的；前途必有新而榮耀的光亮。」

這種信心，完全蒙了主的悅納，這學校真是由死復生了；主要的校舍，又建築成了；且沒有欠債，學生也增多，在一九三一年的學生的信心，毫沒有搖動。她們與教員，一同倚靠信心和禱告，現今已分派到十

一個省份，在二十個公會內作工，現今的學生，更有豐富的宣道經驗。

今日上帝的手，藉着中國的青年子女，在中國大大開了傳道的門，有一個驚人的信息，就是在上海有一個中國基督徒，捐銀四萬元，開辦了上海聖經學社；每日下午三時至九時開課，專供工商學各界及家庭婦女研究聖經；現已有學生百餘人。金女士曾到過一個婦女佈道會所，召集的一禮拜的聚會；這佈道會，是完全由中國婦女主持，名中華女佈道會；會員也都是中國婦女，西教士被請爲顧問員，她看見這種光景，心中快樂；她也爲她們所欽佩的講員。這佈道會的每年年會，可捐集二三千銀元，作佈道的經費；她們的目的，就是作荒地佈道之工，現在她們有一個地方名啓東，是靠近崇明島，作她們的佈道處。

除了佈道工作以外，還有各部社交的工作；每年年會各城市和各鄉

村的佈道會支會，推舉代表，赴會報告；會員都是婦女和小孩，其數約有五千，某年年會見有一位女士，是她們的宣教士；她是身材短小，很本色的，穿了布衣到那啓東縣去，作開荒佈道之工。

這位青年女子，看她氣貌不揚，但却是個有能力的講員；深深感動了金女士的心。她一年四季，穿了褐色的衣服，在演講的時候，同時將她旅行的地點，在地圖上指明，勸她們有誠意的奉獻，她簡明述說，佈道的經驗，感動聽者流淚；這是十字架何等的愛，在這青年女子身上，彰顯了上帝的恩典；她是金陵女神學的畢業生，是金寶恩的特別朋友。

還有感動人心的事情，就是金寶恩曾赴愛校領導許多小孩，歸向基督；那些兒童由卑陋的貧民窟中救出，在基督徒相親相愛的空氣中生長；那些被棄的生命，都是徧滿全世界，他們現能存在基督徒的愛中生長。

，這全是禱告的工作；有何言可說呢？

六年以前，他們校內，設立了一個萬國禱告佈道團；因主救了他們，他們一方面感謝主恩，另一方面將他們的愛，從禱告中表顯出來；這萬國禱告佈道團，是一位西教士設立的，他覺得上帝是聽小孩子的禱告，他逐漸對那些女孩們述說許多地方的人爲基督作見證；他們就爲那些地方禱告，於是這萬國禱告佈道團就成立了。他們這些孩子們的禱告，是很懇切的，藉着他們簡單的信心，却成就了奇妙的事，這個代禱團體，差不多爲一百個國家禱告；他們與宣教士通信，能知道各地詳細的情形，且增加見聞。這些兒童們每個星期聚集佈道會，爲他們禱告，真是奇妙；有一幅世界地圖，掛在那裏，他們聽西教士報告所得着的信息；或聽由遠道來的講員的演講。他們的心，傾向了全世界，求上帝祝福他

們的工作，他們是分成小組的團體，或「家庭組織」，各個團體負責專為某幾個國家禱告；所以禱告的時候，不致遺忘某個國家；如某個地方，沒有在禱告中提及，他們心中，就如有了重擔，不能平安，最小的兒童，在禱告上也能負責，明女士 (Miss Moennich) 曾寫信講到一個七歲小孩禱告的事，「事情是這樣，有一個地方名阿爾巴尼亞，我們與他們素沒有來往，但這個地方似乎在這七歲小孩的心中。

他禱告說：「主耶穌阿！求你可憐阿爾巴尼亞的人民，他們都沒有知道你的愛和你的權能；主阿！救他們的靈魂，幫助我們的先生；使他可以認識那裏的幾位宣教士，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工作，使我們的禱告有長進。」

兩天以後，我收到由宣道部來的報紙，他們是報告阿爾巴尼亞的工

作的，並登載在那裏作工的兩位宣教士的姓名；我立刻就寫信說：「我們早已在禱告中，與他們有心靈上的交往了；我們的女孩們聽見這信息，是十分快樂。現在有了一定的事件可禱告，主，且讚美他。」

他們更是要爲中國一切需要的地方禱告，藉着他們的禱告，與上帝同工；他們爲繁華的城市各學校、各醫院、遠至西藏的高原地、蒙古、及亞洲中部各地禱告；並特別爲西南各大民族禱告。

這末後的幾年，有男女佈道團的興起，他們的工作，是赴各鄉傳道，現在如要一一述說他們的經歷，時候恐來不及了；全中國的人口，鄉間人民至少佔百分之八十五，所以我們要忍耐勞苦佈道，去得着那些鄉間的婦女們；男子們大半能到城市，有機會聽聞福音；但婦女與兒童常在鄉間家中，故必須將福音送到他們的住所，去尋找他們；金寶恩很愛

鄉村佈道的工作，她在揚州四周鄉村，做了許多這樣的工作，她是幫助一個有能力的佈道團，向前進行。

幾年以前，有一個較大的聖經學校的學生們，組織了佈道團，在夏季請求給她們一個工場；她們以鎮市或鄉村的某一地方爲中心點，住在歡迎她們的人家；有時她們的房屋沒有窗，她們的牀就是幾塊板，沒有安靜的地方，但如沒有吸煙的事情，她們總是忍受；室內污穢，臭味難當，又有害蟲；她們日夜不能安靜，她們所用的水，是取於一個污泥池中的。有一個佈道團她們中間的一位女學生，新加入爲團員，與他們同工，但對於這一切的生活，不能忍受，她覺得不能擔當這困苦，和一切粗惡的飲食；她曾痛哭流淚。她說這種情形，她不能做下去，其他的團員，見這情形，都盡其所能的幫助她，她們的工作並沒有因此而受着妨

礙，仍是繼續進行，現在她已很快樂的與她們同工了。

她們中間一個同學很謙卑的對她說：「這些人民過這樣的生活，如今我們將福音給與他們，我們必需願意做這苦工如主耶穌，他爲我們成了貧窮。」

她們每日都有規定的時間讀經及佈道，逐家探望，爲他們禱告。上帝的恩典，在這位女子心中動工，使她完全得勝了。她與她們在外兩個半月，擔負這種困苦的生活，現與佈道團一同回來，心中平安快樂讚美主，她爲基督的緣故，忍受了一切困苦。

婦女擔負這鄉村佈道的事工，並不多見；在中國有三萬萬人民，居於鎮市和鄉村之中，要他們得到福音，只有這個方法。鄉間的人民都醒着在家等候，這新的事情降臨；他們願意學習，願意讀書，他們沒有得

到宗教廣傳，和靈心復興的興趣；現在有一個呼聲，就是需要已訓練好的女子工人去作這工，誰願爲基督的緣故受苦呢？

「許多宣教士，擔負靈心的工作，現今傳道的門更開得又大又廣，許多人的靈魂得救了，但我們有能力和得勝的禱告，要繼續下去，求上帝的靈，保守他們。」（這是佈道團中一位團員寫的）

著名的伯特利佈道團，他們是被上帝重用了；這佈道團是石美玉醫士設立的，她也是一個指導者；這佈道團中有許多人活潑作工，使許多基督徒得着聖靈的引導，爲主作證，表顯他們已得了新生命；他們虔誠愛主耶穌，且有爲人靈魂着急的愛心。有一位北方的宣教士寫着說：

「去年（一九三三年）三月有一隊青年男子，是伯特利的佈道團，來到烟臺，舉行集會，聽者衆多，使煙臺教會的情形，與以前不同了；當

地的基督徒，已組織了四十個佈道團，爲主作證，每禮拜有幾次分班讀經，並舉行一次聯合祈禱會，每月舉行一次聯合會，報告他們工作的情形，他們都一同快樂讚美上帝，這四十個佈道團內的青年男子都很好；但是青年女子的人數超過他們。這些青年女子們在中國女界中，做了開路的先鋒。」

昔日的幻想，今日已成爲事實了；「現今有許多青年女子願爲主作工。」

這些新的事工，是如何發生的？這種新的運動，是如何保存的？這在屬靈的事上，豈不是加增了果子麼？至於我們和愛校的兒童們，就是作代禱的工作，有一位著名的領袖說：「從前教會興旺得勝，是藉着隨時隨地，宣傳福音。」中國是否實在要依賴別種方法去佈道麼？

著者近來驚奇教育界的官長所說的一句話，「現在中國需要增加一百萬個教員，方足供給中國各小學校的應用。」小孩們須要一百萬餘個教員，然則我們須要若干男女傳道員，到全中國去宣傳福音呢？主說：「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訓他們遵守。」宣傳福音，不能全靠西方派的宣教士；也不能全由派中外佈道會的委員負此責任；也不能如學校的教員，必需要有薪金才肯作工；傳福音者必須受上帝自己的靈的驅使，如第一世紀的福音使者，他們自由作工，自食其力，或倚靠信心生活，果能如此，世界的情形，必會由下轉上，大大的改變了。

現今中國在幻想之中，喪膽之下，真是需要福音，有一封信，是由內地會一位宣教士寫的，但那信經過了幾個郵局，已被檢查，在信封後背貼了那檢查的紙條，另有一個無名者，寫了一句言語在上面，這是表

示他有渴望的心，那句話是如此，「你們的宗教果能救中國麼？」

現今許多地方，都有渴望的情形；如商人和其餘的人中，他們側耳向前，要聽露天的佈道會，講些什麼？或個人找傳福音者談話，這是何等的呼求，是一個何等的機會啊？

今日的情形，既是如此，我們要不要爲我們這最緊要的工作禱告？今日所需要的，就是許多受過訓練虔誠愛主靈心高尚的中國基督徒，負起此種責任；以各種方法來成就這極大的工作。

我們從前求主多差遣宣教士來華，上帝已應允了；現在所需要的更大，即每一個工場需要中國工人，如我們恒切的以信心禱告上帝，必要在中國成就奇妙的事，讓我們多禱告，藉主恩典，必要興起許多工人，與我們同工。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

我們要不要效法金寶恩女士的榜樣？爲萬人禱告。她說：「救主被掛在髑髏地，我們知道主是如何爲一個失喪的靈魂擔憂，主阿！教導我，使我看重中國人的靈魂。」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金寶恩的經歷

每册定價大洋三角

(郵費另加)

原著者 戴存義夫人

譯述者 吳久舒女士

出版者兼

廣上海博物院
路一二八號 會

印刷者 協興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

MARGARET KING'S VISION

By

MRS. HOWARD TAYLOR

Translated by

MISS MARY WOO

Price: 30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6



Cat. No.
18499